沙溪集 別稿

近思錄釋疑

沙溪先生別稿近思錄釋疑

近思錄釋疑問目

余年逾弱冠始學是書于師門反覆讀之終不能通透若存若亡垂二十年自去年冬冬得家食閒居復得以溫習而仍記昔年所講論者欲質于高明其所記有未瑩處須加修潤其全不是者抹而去之使之精約如何

右告守夢鄭時晦

萬曆二十六年戊戌秋沙溪病夫金長生書于黃州村舍

近思錄誤字校正

以中和板校正

性之真真字當作貞 第一卷第四板註

在義爲理義字疑作物 第一卷第二十板

擴然而大公擴字他本作廓 第二卷第五板

寒暑雨明明字當作暘 第二卷第十板

買櫝還珠之蔽蔽字他本作弊 第二卷第十二板

大做脚須得須字疑作始 第二卷第十五板

横充之則大横字疑作擴 第二卷第三十九板

不徒務博治治字當作治 第一卷第四十板註

豈是以見道是字他本作足 第二卷第四十一板註

物恠不須辯辯字當作辨第三卷第七板

石曰古人石字他本作又第三卷第十五板

蓋有於微辭有字他本作在第三卷第二十三板註

無期必計效效字他本作較第四卷第十一板註

輕妄而不敦篤妄字當作安第四卷第二十一板註

亦推損過推字當作惟第五卷第五板註

事親若曾子者可也下師卦六二六字當作九第六卷第一板註

飲食常置常食絮羹二常字皆作甞第六卷第七板

小有可王王字當作正第七卷第三板註

志未有所從從字當作存第七卷第七板

是以言也言字當作吉第七卷第七板註

齷齟之見齟字疑作齪第七卷第十四板註

頤中有物曰噬嗑而何之而字上當有噬字何字疑作合第八卷第六板註

古者聖王者字他本或無非是第九卷第一板

試以一二臣臣字當作巨第九卷第九板

文法薄書薄字當作簿第九卷第十二板

低舍洪之義低字當作怟第十卷第七板註

六尺之驅驅字當作軀第十卷第十四板

大學之法大字當作小 第十一卷第一板

衆口辨言辨字疑作辯 第十一卷第二板

與今人歌曲與字他本作如 第十一卷第六板

聖人之明明字當作發 第十一卷第七板

能辯之早辯字當作辨 第十二卷第一板

上九之迷復九字當作六 第十二卷第二十板註

兌卦六五六字當作九 第十二卷第四板註

疑於仁疑於義仁義二字換之 第十三卷第一板

政使有政字他本作假 第十三卷第四板註

辯異端辯字當作辨 第十三卷第六板註

天人不致不字當作一致字他本作理第十三卷第八板註

又無夫子主盟夫字他本作天第十四卷第二板註

孟子儘雄辨辨字當作辯第十四卷二板葉註辨字亦誤

孝悌說見第四四字疑作六第十四卷第七板註

近思錄誤字校正終

近思錄釋疑

表

圖書河圖洛書關陝張橫渠所居六藝書藝種也學者用功於六藝猶農者用功種藝也窔音要室東南隅奧室西南隅二紀十二年爲一紀乙夜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分屬五更五臣周子二程子張子朱子五千文老子五千言莊子十萬言法言揚子所著四三王七六經三王可四六經可七也十萬說淳祐理宗年號也登聞鼓院訴冤者擊之上聞景獻府未詳其職掌

序

天禧真宗年號明道仁宗年號適詩註義未詳疑與聿同發語辭祖武祖宗之跡也

四子論孟庸學也志學論語十五志于學升堂記聞疑朱門人記先生所言也

剏與創同初也造也長至程子曰冬以長至祭也○禮記月令五月日長至○禮記郊特牲郊之祭也迎長日至註冬至日短極而漸舒故云迎長日之至○按程子及特牲說與月令不同葉氏所引未知何說

目錄註

厚陵英宗陵英宗初名宗實濂溪在道州先生移其名於廬山廬阜卽廬山在九江府

僑旅寓也

朱子書題

淳熙孝宗年號寒泉精舍朱子墳菴梗槩退溪答栗谷云大槩也宗廟之美百官之富見論語

東萊書題

厎掌氏切致也定也又作底典禮切止也器臂

[illegible]

東見書錄

[illegible]

李[illegible]

論[illegible]

[illegible]

近思錄釋疑卷一

論道體

(太極)語類無極之真便是太極方渾淪未判陰陽之氣混合幽暗及其既分中間放得寬濶光朗而兩儀始立康節以十二萬九千六百為一元則是十二萬九千六百年之前又是一箇大闢闔更以上亦復如此直是動靜無端陰陽無始小者大之影只晝夜便可見陽變陰合而生水火金木土便包含許多金木之類天地之間何事而非五行五行陰陽七者衮合便是生物底材料五行順布四時行焉金木水火分屬春夏秋冬土則寄旺四季如春清明後十二日即是土寄旺之時每季寄旺十八日惟夏季十八

日土氣爲最旺故能生秋金也以圖象考之木生火金生水之類各有小畫相連而火生土土生金獨穿乎土之内餘則從旁而過爲可見矣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此當思無有陰陽而無太極底時節○問無極之真與未發之中同否曰無極之真是包動靜而言未發之中只以靜言太極只是極至至高至妙至精至神更沒去處濂溪恐人道太極有形故曰無極而太極是無之中有箇至極之理○又曰動不是太極但動者太極之用靜不是太極但靜者太極之體動亦太極之動靜亦太極之靜但動靜非太極耳○又曰太極是箇藏頭底動時屬陽未動時又屬陰○又曰太極者如屋之有極天之有極到這裏更沒去處理之極至者也

無極而太極

語類無極而太極只是說無形而有

理所謂太極者只二氣五行之理非别有物爲太極也又云以理言之則不可謂之有以物言之則不可謂之無○無極而太極盖恐人將太極做一箇有形象底物看故又說無極言只是此理也○李克欽德胤問此五字難釋而字義帶者字看耶朱子謂而字義輕是不過語助而無别意耶太與大有輕重緩急之分耶若以大字比之至字則固有間矣未知太之一字亦與大同而無至義耶愚答曰無極而太極五字當作一串說而未易曉解故退溪以諺釋之其意盖曰雖無其極而還有較至之極云也而字當作語助辭看不可作者字意看太字與大字不同亦與至意異

(註)非太極之外復有無極 黃庭堅爲史官錄此圖說而改之曰自無極而

爲太極此大悖於本意故朱子如是辨之而又欲請于朝刪去自爲二字象山之說亦如黃意故朱子深斥之附註

畢竟 退溪曰要其終而言也愚意猶言定是也

註 **便會** 會猶能字意

喜怒哀樂未發之中總名太極 愚按葉氏此說似偏太極非特未發動亦太極也其下曰流行陰陽之內一太極語意始備

太極動而生陽 栗谷曰動靜之機非有以使之也理氣又非有先後也第氣之動靜也須是理爲根柢故曰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若執此言以爲太極獨立於陰陽之前由太極動靜而始有陰陽則非所謂陰陽無始也最宜活看語類才說太極便帶着陰陽才說性便帶着氣不帶着陰陽與氣

太極與性那裏收附然要得分明又不可不拆開說

互爲其根分陰分陽 語類問必至於互爲其根方分陰陽朱子曰從動靜便分

兩儀 朱子曰是天地與晝卦兩儀不同

註

所謂一陰一陽之謂道 繫辭

誠者聖人之本 通書

物之終始 中庸

命之道 胡子知言

所乘之機 乘者理也理所乘陰陽之機也

形而上下 退溪曰論孟註上作上聲上升也按退溪之意欲以自形而上者爲道釋之盖形與道自是二物如是釋之順矣至於形而下則形亦器也未知如何釋之而可也

推之於前不見其始之合引之於後不見其終之

離也理與氣本自混融推之於陰陽未生之前不見其始之合引之於陰陽已生之後未見其終之離若有離合則動靜有端陰陽有始矣

用起天地先體立天地後

邵子所謂體用與理爲體氣爲用之體用不同此乃形體之體氣爲用而形爲體也

生水火木金土

語類問兩儀中有地五行中又有土如何分別朱子曰地言其大槩一作全體土是地之形質○或問土未成形之前水火木金何處安頓愚以爲朱子所謂生水火木金土者以其氣之行於天者言之若其質之具於地者一時俱生非有先後之可言也愚嘗以勉齋說爲是也勉齋曰一生水而未成水必至五行俱足猶待第六而後成水二生火而未成火火必待五行俱足然後第七而

成火耶如此則全不成造化亦不成義理矣六之成水也猶坎之爲卦也一陽居中天一生水也地六包於外陽少陰多而水始盛成七之成火也猶離之爲卦也一陰居中地二生火也天七包於外陰少陽多而火始盛成坎屬陽而離屬陰以其內者爲主而在外者成之也

〔註〕皆不能離乎太極精粗本末無彼此也 朱子曰不論氣之精粗而莫不有是理栗谷曰精粗本末以氣言也一理通於無精粗無本末之間也

〔各一其性〕各一其性者火得火之性水得水之性所謂氣質之性也○朱子曰氣質之性此性隨在氣質之中故隨氣質而自爲一性正周子各一其性者○景任答或人問曰亦各具一太極之義然

離也理與氣本自混融推之於陰陽未生之前不見其始之合引之於陰陽已生之後未見其終之離若有離合則動靜有端陰陽有始矣

用起天地先體立天地後

邵子所謂體用與理爲體氣爲用之體用不同此乃形體之體氣爲用而形爲體也

生水火木金土

語類問兩儀中有地五行中又有土如何分別朱子曰地言其大槩一作全體土是地之形質○或問土未成形之前水火木金何處安頓愚以爲朱子所謂生水火木金土者以其氣之行於天者言之若其質之具於地者一時俱生非有先後之可言也愚嘗以勉齋說爲是也勉齋曰一生水而未成水必至五行俱足猶待第六而後成水二生火而未成火必待五行俱足然後第七而

成火耶如此則全不成造化亦不成義理矣六之成水也猶坎之爲卦也一陽居中天一生水也地六包於外陽少陰多而水始盛成七之成火也猶离之爲卦也一陰居中地二生火也天七包於外陰少陽多而火始盛成坎屬陽而离屬陰以其內者爲主而在外者成之也

〔皆不能離乎太極精粗本末無彼此也〕朱子曰不論氣之精粗而莫不有是理栗谷曰精粗本末以氣言也一理通於無精粗無本末之間也

〔各一其性〕各一其性者火得火之性水得水之性所謂氣質之性也○朱子曰氣質之性此性隨在氣質之中故隨氣質而自爲一性正周子各一其性者○景任答或人問曰亦各具一太極之義然

形生神發五性感動而善惡分故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静以立人極又曰此是聖人修道之謂教○按以利害相攻者定矣觀之則似是定人以李果齋聖人定其性觀之則似是自定當以本註爲正○退溪曰四者兼性情言之

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

問其德其明其序其吉凶皆聖人而言乎指天地四時鬼神而言乎栗谷曰聖人與天地合於文義爲順天地與聖人合不順○語類太極圖首尾相因脉絡貫通首言陰陽變化之原其後卽以人所禀受明之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所謂最靈純粹至善之性也是所謂太極也形生神發則陽動陰静之爲也五性感動則陽變陰合而生水火金木土之性也善惡分則成男成女之象也萬事出則萬物化生之義也至

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則又有以得乎太極之全體而與天混合而無間矣故下又言天地日月四時鬼神四者無不合也

鬼神合其吉凶

臨川吳氏曰鬼神之吉凶陰陽消長變化屈伸○退溪曰鬼神之屈伸變化無窮而吉凶之應相尋於人事聖人之潛見躍飛進退消息與時偕行而不失其正是爲合其吉凶

註向之所謂欲動情勝

按朱子本註此上有自非聖人全體太極有以定之則欲動情勝利害相攻人極不立之語而葉氏刪去故今此向之所謂云者無有來歷

修吉悖凶

語類太極首言性命之源用力處却在修吉悖凶其本則主於靜

原始反

終知死生之說朱子曰太極之書如易六十四卦一一有定理自首至尾只不出陰陽二端而已始處是生生之初終處是已定之理始處說生已定處說死死則不復變動矣

大哉易也斯其至矣朱子曰易之爲書廣大悉備然語其至極則於此圖盡之據此則廣大上須著雖字意看

註或以爲周子妄加此所謂或指象山也○朱子曰周子留下太極圖若無通書却教人如何曉得故太極圖得通書而始明

誠無爲幾善惡語類誠無爲幾善惡德以下便配著太極陰陽五行元亨誠之通利貞誠

之復復只是回來這箇物事流行到這裏住着却又復從這裏做起○又誠性也幾情也德兼性情而言也理謂有理通謂通達守謂堅確

惟觀其所見

心有指體言者指用言者惟觀其言者所見如何程子初年謂心皆已發後來覺得非是著此說矣○朱子初年所見亦與程子初說合後來方覺其非

天且不違是也

見易文言○問天專言之道也天且不違是也此言何謂朱子曰程子此語某亦未敢以爲然天且不違此只是上天曰知性則知天此天便是專言之則道者否曰是如云天之蒼蒼便是說形體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是說帝便有主宰之意鬼神只是往來屈伸之功用只是論發見者所謂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妙處郎是神功用是有迹底妙用是無迹底○時晦云大人與天

地合德先天而天不違故言天且不違也令於天專言則道也引用此句則是天與道爲二也故朱子曰某亦未敢以爲然然大槩語意好故又稱其好意思

造化之迹 語類造化之迹是日月星辰風雨之屬

註積三十分成一爻 自十月中至十一月中積成復之一爻則以三十日當三十分否退溪曰得之◎愚按易傳曰剝未盡而能復生以卦配月積三十日而成一月亦積三十分而成一爻九月中於卦爲剝陽未盡猶有上九一爻剝三十分至十月中陽氣消盡而爲純坤然陽纔盡於上則已萠於下積三十分至十一月中然後陽應於地上而成復之一爻凡爻積三十分成

一爻剝是九月卦九月望後每一日消剝陽之一分積三十日至十月中成坤之一爻是爲十月卦十月望後又每一日消陰之一分積三十日到十一月中成復之一爻是爲十一月卦

先儒皆以靜爲見天地之心 先儒乃王弼也

註仁者以天地爲一體 朱子曰仁者以萬物爲一體說太深無捉摸處易傳手筆只云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又曰仁者天下之公善之本也說得極平實

合理與氣成氣質 栗谷先生曰合理與氣成氣質此言未穩若言氣則理在其中○崔命龍問大學首節明德下小註北溪陳氏曰人生得天地之理又得天地之氣理與

氣合所以虛靈栗谷先生駁之曰理氣元不相離
非有合也竊謂理氣雖不相離決非一物謂之合
者未見其有病也愚答曰理氣元不相離本渾融
無間若如陳氏之說則人物未生時理氣元不相
合至始生時得天地之理又得天地之氣與之相
合而生如陰陽男女相合而生人物其可乎栗谷
先生非之之意必以此也嘗見先生論太極圖說
至朱子解妙合而凝曰本混融無間也先生極贊
美之矣且人物之生同得天地之理氣而今單舉
人曰得理氣而虛靈云則禽獸草木之蔽塞獨不
得理氣而然乎同得理氣而理爲氣掩故蔽且塞
矣陳氏之語無非有病栗谷非之不亦可乎命龍
又問理氣雖混融無間而理在氣中實不相離則
謂之合者竊恐無妨而先生終始斥之竊疑先生

不察陳氏之意也曰陳說非徒合字有病人得理氣合所以虛靈云物雖蔽塞亦得理氣而生何獨人乎陳氏之言雖非有自彼來合之意然其下字之病可知前書所引朱子之言曰必得是理然後爲健順仁義禮智之性必得是氣然後有以爲魂魄五臟百體之身此則說破仁義禮智及魂魄五臟所由來之故故不得不兩下對說非謂理氣各在一處也吾賢此而同之無乃不可乎近思錄初卷第九板葉註曰合理與氣而成氣質則有昏明強弱之異此言亦如陳氏理與氣合之說故栗谷先生亦嘗非之非但以退溪分理氣爲二物之失而救正也○景任曰理氣本非一物但以未嘗相離故謂之混融無間詳無間二字則其爲二物明矣栗谷必不以理氣爲一物竊恐高明記錄有誤

也況氣與理合而成性是朱子之說北溪之說卽朱子之說未可卒然攻破也北溪欲以虛字屬理靈字屬氣故中間着一又字以明之耳非以爲先得理次得氣如高明所疑也高明又謂物亦得理氣而何故不虛靈乎此又誤物之不虛靈正以其得氣之偏且塞者所謂隔於氣而不通者非物之生不得夫理也如孟子道性善蓋理無不善故性亦無不善而犬羊之性又却不善非犬羊之生不得天理也此皆氣之爲也恐未可便以此語壓倒北溪如何如何○按景任以理氣一物爲栗谷之言此實誤認○又按朱子曰理氣推之於前不見其始之合引之於後不見其終之離若曰理與氣合而成氣質則有合時有離時恐學者以爲理氣各爲一物將此物合彼物而不知理氣之元不相

離也然則有合而爲一物之時亦有離而爲二物之時也北溪之言曰得天地之理又得天地之氣而成質然則人未成質之前理氣相離既成質之後復合爲一物也無乃有乖於朱子之言乎栗谷之言本非以理氣爲一物亦非以理氣爲二物理氣元不相離一而二二而一者正謂此也景任何疑於栗谷之言而不信之乎若如景任之言以理氣分爲二物而各自發動則是退溪理氣互發之言矣○張持國曰栗谷之語精北溪本意雖非謂先得理而次得氣然有病

忠信所以進德至**對越在天也** 朱子曰此一段只是解終日乾乾在天之剛健便是天之乾在人之剛健便是人之乾其體則謂之易便是橫渠所謂块然太虛升降飛揚未嘗止

息者自此而下雖有許多般要之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皆是實理以時節分段言之便有古今以血氣支體言之便有人己理只是一箇理○語類問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體則謂之易如何看體字曰體是體質之體猶言骨子也易者陰陽綜錯交換代易之謂如寒暑晝夜闔闢往來天地之間陰陽交錯而實理流行蓋與道爲體也寒暑晝夜闔闢往來而實理流行其間非此則無所頓放猶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有此五者而實理寓焉故曰其體則謂之易言易爲此理之體質也○語類程子解逝者如斯不舍晝夜曰此道體也集註曰天地之化往過來續無一息停乃道體之本然卽是此意此一段從無聲無臭說起雖是無聲無臭其闔闢變化之體則謂之易然所以能闔闢變化之理則謂之道其功

用著見處則謂之神此皆就天上說及說到命于人則謂之性率性則謂之道修道則謂之敎是就人身上說神如在其上如在左右又皆此理顯著之迹看甚大事小事都離這箇物事不得上而天地鬼神離這箇不得下而萬事萬物都不出此故曰徹上徹下不過如此形而上者無形無影是此理形而下者有情有狀是此器然有此器則有此理有此理則有此器未嘗相離却不是於形器之外別有所謂理亘古亘今萬事萬物皆只是這箇所以說但得道在不係今與後己與人 ○又曰程子曰其體謂之易在人則心也其理謂之道在人則性也其用謂之神在人則情也體非體用之謂

孟子去其中 去猶就也其中指上文自上天之載至修道之敎也孟子就其中發浩然之氣也

大小大 猶言許多

也多小大亦同

徹上徹下上下者通天人不過誠而已或云通下學上達而言不是

生之謂性景任曰此段非釋告子之言也○或問許多性字或似本然或似氣質當兼看否答曰程子此段凡著十二性字皆說氣稟中間便已不是性此一箇性字專指理言大抵性字從心從生與理字不同理墮在氣中者方謂之性故曰性卽理也盖謂在人之性卽在天之理耳○語類生之謂性一條伊川說得亦未甚盡生之謂性是生下來喚做性底便有氣稟夾雜便不是理底性了前輩說性惡善惡混都是不曾識性到伊川說性卽理也無人道得到這處理便是天理又那得惡又曰生之謂性如捥盛水後人便以捥爲水水卻本淸捥卻有淨有不淨又曰生之謂性一段當作三節看其間有言天命者

有言氣質者生之謂性是一節水流就下是一節淸濁又是一節又曰程先生認告子語脉不着果如此說則孟子何必排之則知發端固非矣問水流而就下以後是說氣稟否若說氣稟則生下已定安得有遠近之別曰此是夾習說○又曰盖生之謂性却是如何淳曰只是提起那一句說問水之淸則性善之謂也至於舜禹有天下而不與焉者也一節是言學者去求道不是外面添聖人之敎人亦不是強人分外做曰此理天命也一句亦可見

人生氣稟理有善惡 朱子曰此理字不是說實理猶云理當如此只作合字看

註子越椒始生 子良生越椒子文曰是子也熊虎之狀豺狼之聲不殺必滅若敖氏

〔不是善與惡相對各自出來〕語類性則理也理是天理那得有惡〔惡亦
不可不謂之性〕問惡亦不可不謂之性則此理本善
因氣而鶻突然亦是性也朱子曰他
原頭處都是善因氣偏這性偏了然此處亦是性如
人渾身惻隱而無羞惡都羞惡而無惻隱墨子之心
本是惻隱孟子推其弊到無父處這箇便是惡亦不
可不謂之性也又問惡是氣稟如何云亦不可不謂
之性曰既是氣稟惡便牽引得那性不好蓋性只是
搭附在氣稟上既是氣稟不好便和那性壞了又曰
性本善而今乃惡亦是此理爲惡所汩如水爲泥沙
所混不成不喚做水○程子曰善惡皆天理朱子曰
因天理有人欲之說或以爲疑栗谷解之曰天理人
欲初非二本性中只有仁義禮智四者而已人欲何

嘗有所根脉於性中哉惟其氣有清濁而修治汨亂之不同故性發爲情也有過不及仁之差也則愛流而爲貪義之差也則斷流而爲忍禮之差也則恭流而爲諂智之差也則慧流而爲詐推此可見其餘皆天理而流爲人欲故推原其本則可知天性之善檢察其末則可遏人欲之流先賢昭示學者其亦切矣

凡人說性 語類凡人說性只是說繼之者善孟子言性善是也易中所言善是說天命流行處明道却將來就人發處說孟子言性善亦是就發處說故其言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蓋因其發處之善以知其本無不善猶循流而知源也易以天命言程子就人言蓋人便是一箇小天地耳○又曰易所謂繼之者善在性之先此所引繼之者善在性之後易以天道之流行言此以人性之發見言天道流

行如此所以人
性發見亦如此〔不與焉〕論語本註曰不與猶言不相
關言其不以位爲樂也○朱
子中庸或問曰但所引舜事或非論語本文之意耳
○陵陽李氏曰所引雖非論語本文之意大率以爲
一循其本然非
私智所能與耳〔腔子〕朱子曰腔子猶言軀殼耳○退
溪曰猶軀殼皮甲之內通謂之
腔子或曰心非是○按此葉註腔子猶軀殼也下四
卷心要在腔子裏猶所謂神明之舍上下註不同當
從上
註〔出則不是〕語類出則不是者出便是已發只可
謂之和不可謂之中故曰出便不是
○按程子所謂心放而逸出之謂也語類所謂感物
而動之謂也恐不可一意看葉氏不從語類說或以
問于愚伏答曰
葉註恐無病

註朱子曰治心修身是本灑掃應對是末 朱子曰治心修身灑掃應對皆其然之事至於所以然則理也理無精粗本末皆是一貫或問其然所以然之說朱子曰灑掃應對之事其然也形而下者也灑掃應對之理所以然也形而上者也自形而下者而言則灑掃應對之與精義入神本末精粗不可同日而語矣自夫形而上者言之則未嘗以其事不同而有餘於此不足於彼也曰其曰物有本末而本末不可分者何也曰有本末者其然之事也不可分者以其所以然之理也○饒氏曰程朱所論本末不同朱子以大學之正心誠意爲本程子以理之所以然爲本○胡雲峯曰按朱子解程子之言以本末爲事不可分爲兩段事者是理饒氏

解程子之言以末爲事而本爲理不可不辨也

怎麽 猶如何也 **那** 彼也又何也 **安排** 安安頓也排排布也安頓排布皆用意錯置之意

着 猶言爲也又語助意 **冲漠無朕** 朕直忍切幾微萌兆也 **未應已應** 語類問未應不是先一條曰未應如未有此物而此理已具到有此物亦只是這箇道理塗轍是事行處且如未有塗轍而車行必有塗轍之理

既是塗轍却只是一箇塗轍 朱子曰是言一箇事便只是一箇道理精粗一貫元無兩樣又曰如既有君君臣臣底塗轍却是元有君臣之理又曰塗轍卽是所由之路如父之慈子之孝只是一條路從源頭下來

七日來復 隆山李氏曰於臨曰

八月有凶於復曰七日來復陰消而數月者幸其消之遲也陽長而數日者幸其長之速也

感應 語類感應二字有二義以感對應而言則彼感而此應專於感而言則感又兼應如感恩感德之類○問感只是內感朱子曰物固有自內感者然亦不專是內感固有自外感者所謂內感如一動一靜一往一來此只是一物先後自相感如人語極須默默極須語此便是內感若有人自外來喚自家只得喚做外感感於內者只是內感於外者自是外如此看方周徧平正只做內感便偏頗了

甚猶何也**心**

如穀種 語類心性以穀種論則包裹底是心有秫種有稉種種隨種發出不同這便是性心是箇發出底一本作心似箇沒思量底他只會生又如服藥喫了會治病此是藥力或溫或凉便是藥性至於喫

了有温證有凉證這便是情（研）窮也

（註擷撲）擷、韻會本作摃、擊也 撲與扑同亦擊也

（心有善惡）語類人有不仁心無不仁心 有不仁心之本體無不仁

（心既發則可謂之情不可謂之心）語類心是貫徹上下不可只 於一處看又曰此句亦未穩

（在義爲理）義當作物

（四端）李德弘問或以四端爲情或以七 情爲情既以七情爲情則所謂四端者果何謂歟人之情有二致歟退溪答曰情之發或主於氣或主於理氣之發七情是也理之發四端是也安有二致而然耶曰理本無形若無是氣則奚有獨發之理乎答曰然天下無無理之氣亦無無氣

之理四端理發而氣隨之七情氣發而理乘之理而無氣之隨則做出來不成氣而無理之乘則陷利欲而爲禽獸此不易之定理若渾淪言之則以未發之中爲大本以七情爲大用如程子好學論中庸首章是也孟子此章則獨主理而言曰旣謂之七情四端而又謂之人心道心何歟答曰人心七情是也道心四端是也非有兩箇道理也餘詳見答奇明彥書○七情四端有中有不中者何歟曰以節則中以不節則不中然則其所以爲中節不中節者奈何曰嘗觀朱子答張敬夫書曰某謂感於物者心也其動者情也情根於性而宰乎心心爲之宰則其動也無不中節矣何人欲之有惟心不宰而情自動是以流於人欲而每不得其正也然則天理人欲之判中節不中節之分特在乎心之宰與不宰而非情之能病之亦

已明矣蓋雖曰中節然是亦情也但其所以中節者乃心爾今夫乍見孺子入井此心之感也有怵惕惻隱之心此乃情之動也內交要譽惡其聲心不宰而失其正也此說明白的當學者深味而熟察之則久乃見之不須別立話頭也○又問向者張謹錄惻隱之誨曰惻隱氣也所以惻隱理也弘辨而質之曰夫四端理之發其發而爲惻隱爲羞惡爲辭讓爲是非者氣也何者理本無形無是氣則理做出來不成故謂仁之乘氣而發者曰惻隱先生疑君不知此而發是問也故以氣敎之非以爲惻隱直是氣也今君記之曰惻隱氣也所以惻隱理也隱然有主乎氣之意愚竊以爲倒著其說向蒙先生見敎曰四端理發而氣隨之七情氣發而理乘之然則其於四端七情理氣先後確乎其不可易也今若曰喜怒氣也所以喜

怒理也則猶之可也若曰惻隱氣也所以惻隱理也則吾恐將使見之者疑四端本出於氣而成之以理也譬而論之有人乘馬而行指之者可以謂人乎可以謂馬乎若謂之人則可若謂之馬則不可何以言之方其乘馬而行人主乎馬而馬服於人則行者雖馬而所以行之者人也然則非馬之行實人之行也若如公說則人不主馬而馬實主之也予又盡觀夫火乎火本無形而假薪以做得形影然則明者雖火而其明之者薪也然而謂之者皆以爲火而未聞以爲薪也何也假之者雖薪而其所以主張者火故也今公以此爲是則見火之明而必以爲薪然後已矣愚故曰若謂惻隱理之發其發之者氣也則可若曰惻隱氣也所以惻隱理也恐或不可鄙人他日之聞似異於此故妄證若是謂余不信請質先生張答曰

先生以爲此陳北溪質朱先生說云然則弘之說都是妄耶若果非則北溪之意果安在哉伏惟裁敎何如○李咸亨問謹按李說不能無疑人馬火薪判然二物非若理氣之微有分别盖混淪言之則理氣一物分而言之則有理而後有是氣後來諸賢始發理氣之論慮其昧於理而徒見氣恍然難辨失性命之正故也李說非張錄則得矣但不當引人馬火薪也愚恐同歸於蔡節齋以性情比理氣之非是如何敢冀指誨答曰惻隱氣也其所以能是惻隱理也固北溪說也質之師門而不見所然滉亦嘗疑惻隱氣也一語太主張氣字不無侵道理界分了宏仲非之似不爲無理但宏仲說亦爲差盖理發爲四端所資以發者氣也其所以能然實理之爲也今宏仲乃以所以能三字歸之於氣其失殆甚於北溪之說也理之

乘氣而行朱子亦以人乘馬出入比之宏仲人馬之
說本諸此其說無病矣其以火薪爲比亦人馬之類
未爲不可但又以所以能三字歸之於薪亦不可也
大抵論說義理精微處最不可輕易毫釐爲差謬以
千里故也朱子人乘馬之說見性理大全太極圖說
第十一二張小註德弘問所以能三字何以爲病曰
能氣也所以理也以能字歸之於氣則可以所以字
歸之於氣甚不可也○退溪答奇高峯書曰四端情
也七情情也均是情也何以有四七之異名耶愚嘗
妄以爲情之有四端七情之分猶性之有本性氣禀
之異然則其於性也既可以理氣分言之至於情獨
不可以理氣分言之乎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何從而
發乎發於仁義禮智之性焉爾喜怒哀懼愛惡欲何
從而發乎外物觸其形而動於中緣境而出焉爾四

端之發孟子既謂之心則心固理氣之合也然而所指而言者則主於理何也仁義禮智之性粹然在中而四者其端緒也七情之發朱子謂本有當然之則則非無理也然而所指而言者則在乎氣何也外物之來易感而先動者莫如形氣而七者其苗脉也安有在中爲純理而才發爲雜氣外感則形氣而其發爲理之本體耶四端皆善也故曰無四者之心非人也而乃曰若其情則可以謂善矣七情善惡未定也故一有之而不能察則心不得其正必發而中節然後乃謂之和由是觀之二者雖曰皆不外乎理氣而因其所從來各指其所主與所重而言之則謂之某爲理某爲氣何不可之有乎近看語類論孟子四端處正論此事有曰四端是理之發七情是氣之發得是說然後方信愚見不至於大謬○奇高峯與退溪

書曰人心未發則謂之性已發則謂之情而性則無不善情則有善惡此乃同然之理也子思孟子所就以言之者不同故有四端七情之別耳非七情之外復有四端也今若以謂七情發於氣而有善惡則是理與氣判而爲兩物也是七情不出於性而四端不禀於氣也若又以四端之發純理故無不善七情之發兼氣故有善惡者而改之則雖似稍勝於前說而愚意亦恐未安性之作發氣不用事本然之性得以直遂者正孟子所謂四端者也此固純是天理所發然非能出於七情之外也乃七情所發而中節者之苗脉也然則以四端七情對舉互言而謂之純理兼氣可乎論人心道心則或可如此說若四端七情則恐不得如此說蓋七情不可專以人心觀也夫理氣之主宰也氣理之材料也二者固有分矣而其在事

物也則固混淪而不可分開但理弱氣強理無形而
氣有迹故其流行發見之際不能無過不及之差此
所以七情之發或善或惡而性之本體或有所不能
全也然其善者乃天命之本然惡者乃氣稟之過不
及也則所謂四端七情者初非有二義也近來學者
不察孟子就善一邊剔出指示之意例以四端七情
別而論之愚竊病焉○栗谷答成牛溪書曰人心道
心雖二名而其源則是只一心其發也或爲理義或
爲食色故隨其發而異其名其發也爲理義則推究
其故何從而有此義理之心乎此由於性命在心故
有此道心也其發也爲食色則推究其故何從而有
此食色之念乎此由於血氣成形故有此人心也云
爾非若互發之說或理發氣發而大本不一也若謂
理氣互發則是理氣二物各爲根柢於方寸之中理

發則爲道心氣發則爲人心矣然則吾心有二本矣大抵發之者氣也所以發者理也非氣則不能發非理則無所發無先後無離合不可謂互發也俚人心道心則或爲形氣或爲道義其源雖一而其流旣岐固可分兩邊說下矣若四端七情則有不然者四端是七情之善一邊也七情是四端之摠會者也一邊安可與摠會者分兩邊相對乎朱子發於理發於氣之說意必有在其意不過曰四端專言理七情兼言氣云爾非曰四端則理先發七情則氣先發退溪因此而立論曰四端理發而氣隨之七情氣發而理乘之所謂氣發理乘之者可也非特七情爲然四端亦是氣發而理乘之也何則見孺子入井而惻隱者氣也此所謂氣發也惻隱之本則仁也此所謂理乘之也若理發氣隨之說則分明有先後矣若曰理發氣

隨則是纔發之初氣無干涉而既發之後乃隨而發
也此豈理耶明彥之論則分明直截勢如破竹退溪
辨說雖詳而義理不明明彥學識豈敢冀於退溪乎
只是有箇才智偶然於此處見得到耳七情包四端
吾兄猶未見得乎夫人之情當喜而喜臨喪而哀見
所親而慈愛見理而欲窮之見賢而欲齊之者仁之
端也當怒而怒當惡而惡者義之端也見尊貴而畏
懼者禮之端也知其所當喜所當怒所當哀所當懼
又知其所不當喜所不當怒所不當哀所不當懼者
智之端也若以四端準于七情則惻隱屬愛羞惡屬
惡恭敬屬懼是非屬于知其當喜怒與否之情也七
情之外更無四端然則四端專言道心七情合人心
道心而言之也與人心道心之自分兩邊者豈不逈
然不同乎本然之性則專言理而不及乎氣氣質之

性則兼言氣而包理在其中亦不可以主理主氣之
說泛然分兩邊也本然之性與氣質之性分兩邊則
不知者豈不以爲二性乎且四端謂之主理可也七
情謂之主氣則不可也七情包理氣而言非主氣也
子思論性情之德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
皆中節謂之和只舉七情不舉四端若七情主氣則
子思論大本達道而遺却理一邊矣豈不爲大欠乎
○栗谷曰先儒心性情之說詳備矣然各有所主而
言或不一故後人執言而迷旨者多矣性發爲情心
發爲意云者意各有在非分心性爲二用而後人遂
以情意爲二岐性發爲情非無心也心發爲意非無
性也只是心能盡性性不能檢心意能運情情不能
運意故主情而言則屬乎性主意而言則屬乎心其
實則性是心之未發者也情意是心之已發者也四

端專言理七情合理氣非有二情而後人遂以理氣爲互發四端猶性之言本然之性也七情猶性之合理氣而言也氣質之性實是本性之在氣質者非二性故七情實包四端非二情也須是有二性方能有二情情意二歧理氣互發之說不可以不辨夫心之體是性心之用是情性情之外別無他心故朱子曰心之動爲情朱子語止此情是感物初發底意是緣情計較底非情意無所緣故朱子曰意緣有情而後用故心之寂然不動者謂之性心之感而遂通者謂之情心之因所感而紬繹思量謂之意心性果二用而情意果二岐乎或問意固是緣情計較矣但人未與物接而無所感時亦有念慮之發豈必緣情乎答曰此亦紬繹舊日所發之情當其時雖未接物實是思念舊日所感之物則豈非所謂緣情者乎五性之

外無他性七情之外無他情孟子於七情之中剔出其善情目爲四端非七情之外別有四端也情之善惡夫孰非發於性乎其惡者本非惡只是掩於形氣有過有不及而惡故程子曰善惡皆天理朱子曰因天理而有人欲然則四端七情果爲二情而理氣果可互發乎程朱之說乍看若甚可駭然深思之則可以無疑人之喜怒哀樂聖狂同有焉其所以喜怒哀樂之理則性也知其可喜怒哀樂者心也遇事而喜怒哀樂之者情也當喜而喜當怒而怒者情之善者也不當喜而喜不當怒而怒者情之不善者也情之善者乘清明之氣循天理而直出可見其爲仁義之端故目之以四端情之不善者雖亦本乎理而已爲汚濁之氣所掩反害天理不可見其仁義禮智之端故不可謂之四端耳非不本乎性而別有二本也此

所謂善惡皆天理因天理而有人欲者也雖然遂以人欲爲天理則是認賊爲子矣譬如夏月之藍變生蟲蛆固因藍而生也然遂以蟲蛆爲藍則不可蟲蛆生於藍而反害藍人欲因乎天理而反害天理其理一也夫以心性爲二用四端七情爲二情者皆於理氣有所未透也故凡情之發也發之者氣也所以發者理也非氣則不能發非理則無所發理氣混融元不相離若有離合則動靜有端陰陽有始矣理者太極也氣者陰陽也今曰太極與陰陽互動則不成說話太極陰陽不能互動則謂理氣互發者豈不謬哉昔有問未發之前心性之別者朱子曰心有體用未發是心之體已發是心之用如何指定說得以此觀之則心性之無二用可知心性無二用則四端七情豈二情乎○或問栗谷曰朱子曰情有善惡性則全

善然則氣質之性亦無有不善者乎答曰氣質之性固有善惡之不同矣但此所謂性專指未發而言人雖至惡者未發之時固無不善纔發便有善惡其惡者由於氣稟物欲之拘蔽而非其性之本體也故曰性則全善或又問人心道心既是二心則四端七情豈可不謂二情乎答曰此亦執言迷旨之類也心一也豈有二乎特以所主而發者有二名耳故朱子曰危者人欲之萌也微者天理之奧也心則一也以正不正而異其名耳非以道爲一心人爲一心也觀此言則心之非二可知矣○聖學輯要或問心一也而或曰情或曰志或曰意或曰念曰慮曰思何其名目紛紜不一耶臣答曰情者心有所感而動者也纔動便是情有不得自由者平居涵養省察之功至則情之發自然中理中節若無治心之力則多有不中者

矣志者心有所之之謂情既發而定其趨向也之善之惡皆志也意者心有計較之謂也情既發而商量運用者也故朱子曰情如舟車意如人使那舟車念慮思三者皆意之別名而思較重念慮較輕意可以僞爲情不可以僞爲故有曰誠意而無曰誠情問曰志與意孰先孰後答曰志者意之定者也意者志之未定者也似乎志在意後然或有志先立而意隨而思者有意先經營而志隨而定者不可以一槩論也情志意皆一心之用也隨其所主而各立其名非有許多別樣心也問人心道心是情是意答曰通情意而言也發出底是情商量底是意四端偏指道心七情人心道心之總稱者也○有問於臣者曰理氣是一物是二物臣答曰考諸前訓則一而二二而一者也理氣渾然無間元不相離不可指爲二物故程子

曰器亦道道亦器雖不相離而渾然之中實不相雜
不可指爲一物故朱子曰理自理氣自氣不相挾雜
合二說而玩索則理氣之妙庶乎見之矣論其大槩
則理無形而氣有形故理通而氣局理通者天地萬
物同一理也氣局者天地萬物各一氣也所謂天地
萬物理一分殊者理本一矣而由氣之不齊故隨所
寓而各爲一理此所以分殊也非理本不一也理無
爲而氣有爲故氣發而理乘陰陽動靜而太極乘之
發者氣也乘其機者理也故人心有覺道體無爲孔
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無形無爲而爲有形有爲
之主者理也有形有爲而爲無形無爲之器者氣也
此是窮理之大端也◯又問理有體有用當何分辨
臣答曰中庸曰君子之道費而隱朱子釋之曰費用
之廣也隱體之微也理之散在事物其所當然者在

父爲慈在子爲孝在君爲義在臣爲忠之類所謂費
也用也其所以然者則至隱存焉是其體也理以在
物而言道以流行而言其實一而已矣○陳北溪曰
理有能然有必然有當然有自然處皆須兼之方於
理字訓義爲備否且舉其一二如惻隱者氣也其所
以能是惻隱者理也朱子曰此意甚備亦更有所以
然一句後來看得且要見得所當然是切要處若果
得不容已處卽自可默會矣○愚與或人書曰退溪
先生四端七情互發之說其原出於權陽村入學圖
說其圖中四端書於人之左邊七情書於人之右邊
鄭秋巒因陽村而作圖退溪又因秋巒而作圖此互
發之說所由起也退溪曰四端理發而氣隨之七情
氣發而理乘之是陽村書左右之意而或者引語類
中朱子說比而同之此則不然朱子說盖謂人心主

形氣而發道心主義理而發云爾語勢差異何可與退溪說作一意看也夫五性之外無他性七情之外無他情孟子於七情中剔出善情目爲四端非七情之外別有四端也善惡之端夫孰非情乎其惡者本非惡只是掩於形氣有過不及而爲惡故程子曰善惡皆天理朱子曰因天理而有人欲四端七情果是二情而理氣果可互發乎夫以四端七情爲二情者於理氣有所未透故也栗谷曰凡情之發也發之者氣也所以發者理也非氣則不能發非理則無所發盖理氣混融元不相離若有離合則動靜有端陰陽有始也理者太極也氣者陰陽也今曰太極與陰陽互動則不成說話太極陰陽不能互動則謂理氣互發豈不謬哉鄙人常對公言之公亦知退陶分對之非而反以分對左右爲有功於朱子本意後學於先

賢之說固不可遽加非議也亦不可知其非是而謬爲賛美也公之所見何其苟且回互之甚也若有疑焉則闕之而更思不可遽爾立說也如所謂題辭曰第惟心源過於分劈云胡理氣相對迭出書題又曰若非退溪先生分對四七之圖則吾夫子立言本意何從而尋究乎公之說上下有異乍是乍非若出於二人之手何其搖漾不定乎公又曰栗谷之說七情所謂捴合人心底七情及道心底七情道心底七情則其於朱子之言無不脗合至於人心底七情則齟齬不合其曰七情捴合人心道心不可只謂人心又曰七情兼理氣而言非主氣也至以語類七情氣發之說指爲誤錄殊不可曉也公既曰四端道心也七情也有道心也有人心而復致疑於栗谷七情兼理氣之說何也夫七情捴合人心道心是兼理氣而言

也語類七情氣發之說是主氣而言也栗谷之疑爲誤錄良以此也栗谷之言無所不可有何齟齬公曾不求之於心又有不察人言之失栗谷所謂七情中有人心道心之說者無可疑曾思論人之情只言七情不言四端者七情中自有道心至於孟子始言四端子思以前不言道心一邊然則子思不知有道心

乎七情指其發於形氣者則謂之人心指其發於義理者則謂之道心栗谷之所謂兼理氣而言非主氣而言者正謂此也昔年公之言曰七情人心也四端道心也堅執不回今則改之而猶不察七情兼理氣非生氣之說想滯於舊見而不化可歎也已

【註】土分旺於四時之季 土寄旺於四季之末各十八日合七十二日水火金

本分配於四時亦各七十二日

心生道也有是心斯具是形以生惻隱之心人之生道也

三生字是生活之生而非生出之生也○退溪曰程子此一段語朱門辨說三條詳見下文可考也蓋此生字只是生活之生生生不窮之義卽與天地生物之心貫串只生字故朱子答或問天地生物之心曰天地之心只是箇生凡物皆是生方有此物人物所以生生不窮者以其生也才不生便乾枯死了以此觀之桀跖不能無是以生亦是生活之生耳來諭以爲生出之義又以爲動用之意恐非本意○語類有是心斯具是形以生是以乃屬天地未屬我在至下面各正性命則方是我底故又曰惻隱之心人

之生道也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物之所得以爲心人未得之此理亦未嘗不在天地間只是人有是心便自具是理以生又不可道有心了却討一物來安頓放裏面似恁地處難看須自體認得天地生物之心是仁人之稟賦接得此天地之心方能有生故惻隱之心在人亦爲生道也又曰生亦是生生之意

○守夢曰生字有生物之生有生活之生有生生之生雖一生理也然下字之意則隨語各異以此章言之生道也皆生物之生也退溪論此生字引朱子答或問之說曰此生字只是生活之生生生不窮之義卽與天地生物之心貫串只一生字以朱子如草木之萌芽枝葉條幹皆是生方有之人物所以生生不窮者以其生也之語觀之則非以生生爲生活也以其生活故能生生也若以生活生生生物之生做一

生字看則其於隨語解意恐不爲分曉也况葉氏所
言酬酢運用生生不窮者尤不襯切○又曰心生道
也以天地之心看之則文勢似無源頭來歷然以朱
子天地之心是仁人接得此天地之心方能有生之
說及是心乃屬天地人有是心便自具生理以生等
語觀之則心者天地之心也生道者生物之理也有
是心斯具是形以生者人得此生物之理可具是形
以生也惻隱之心人之生道者惻隱之心在人亦生
物之理也言其一箇生物之理天人混合無間者也
○景任曰三生字以生生之生看否以生活之生看
否葉註及朱子說欠分曉答曰生生之生生活之生
不必太分析但將朱子所謂生理本直具此生理等
語反復參究則自然如學記所謂相說而解矣○語
類心生道也是張思叔所紀疑有欠闕必是當時作

行文所以失其文意伯豊云何故入在近思錄曰何敢不載只恐有闕文此四字說不盡

虛實動靜陰陽剛柔語類此本只是說理氣在其中一箇動一箇靜便是機處

無非教也語類教便是說理

游氣紛擾陰陽兩端語類晝夜運而無息者便是陰陽之兩端其邊散出紛擾者便是游氣以生人物之萬殊

坱然太虛語類問氣坱然太虛升降飛揚未嘗止息此是言一氣混沌之初天地未判之時爲復亘古亘今如此曰只是統說只今如此升降者陰陽兩端飛揚者游氣紛擾否曰只是說陰陽之兩端下文此虛實動靜之機陰陽剛柔之始此正是說陰陽之兩端到得其感遇聚結爲雨露爲霜雪萬品之流形山川之融結以下却正是說游氣之紛擾者也實

與動便是陽虛與靜便是陰但虛實動靜言其用陰陽剛柔言其體問始字之義如何曰只是說如箇生物底母子相似萬物都從這裏生出去上文說升降飛揚便含這虛實動靜兩句在裏面了所以虛實動靜陰陽剛柔者便是這升降飛揚者爲之非兩般也

○又曰游氣紛擾合而成質者生人物之萬殊此言氣到此已是查滓麄濁者去生人物蓋氣之用也其動靜兩端循環不已者立天地之大義此說氣之本

○又曰游氣陰陽游氣即氣豈陰陽之外又復有一游氣耶所謂游氣者指其所以賦與萬物一物合得一箇性命便有一箇形質皆此氣合以成之也雖是如此而所謂陰陽兩端成片段衮將出來者固自若也亦猶論太極物物皆有之而太極之體未嘗不存也

○又曰陰陽循環如磨游氣紛擾如磨中出者陰陽

相摩八卦相盪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此陰陽之循環也乾道成男坤道成女此游氣之紛擾也游是散殊紛擾者參錯不齊**體**語類理者物之體仁者事之體事事物物皆具天理皆是仁做得出來禮儀三百威儀三千非仁則不可行比如衣服必有箇人着方得凡言體者便是做箇基骨**禮儀**冠昏喪祭士喪禮鄉飲酒之類也**威儀**進退升降拜伏之類○三千三百者數未必至此總言其曲折之多也**游衍**退溪云遊樂之意○問此段上面言天次言仁而後面先言仁後言天互言之以極發明否退溪曰是○**二氣之良能也**語類良能是屈伸往來之理也

知必周知愛必兼愛皆主我而言註說恐不是**一故神**語類近思錄所載與

本書不同當時緣伯恭不肯全載故後來不曾與他添得一故神横渠親註云兩在故不測只是這一箇周行乎事物之間如所謂陰陽屈伸往來上下以至於行乎什百千萬之中無非這一箇物事所以謂兩在故不測兩故化註云推行乎一凡天下之物一不能化惟兩而後能化且如一陰一陽始能化生萬物雖是兩箇要之亦是推行乎此一耳此說得極精須當與他子細看○又曰言兩在者或在陰或在陽在陰時全體都是陰在陽時全體都是陽

心統性情者也

語類寂然不動而仁義禮智之理具焉動處便是情凡物有心而其中必虛如雞猪之屬切開可見人心亦然只這些虛處便包藏許多道理理在人心是之謂性發於智識念慮處皆是情故曰心統性情○蔡季通云心統性情不若云心者

性情之統名統如統兵之統言有以主之也

由蔽有

一心之中自有動靜靜者性也動者情也

厚博故有智愚之別

語類似欠了生知之聖

近思錄釋疑卷一

近思錄釋疑卷二

總論爲學大要

儲精 退溪曰精即大極圖說所謂二五之精此獨言精者言精而無極之真在其中故也○儲即所謂妙合而凝之義○理也雖謂之無極之真可也然朱子曰真是不雜人僞然則恐不可以此真字泛然爲無極之真也太極圖無極之真就人物未生前言本者禀受之初亦與朱子所謂本體之意小異○又曰退溪所謂儲即妙合而凝之義與朱子精氣流通儲蓄得二氣之精聚云云之意似異愚意亦然儲與凝有異

其本也真而静 退溪曰本本體也真

不雜人僞性是未感物時五性卽是真未發便是靜
○問五性便是真未發便是靜恐不可作兩截看看
作真而靜故五性具否具真是無極之真靜言其初
未感物時則此指受命降生之初言也所謂未發者
指寂然不動未與物接之前則非所謂未發之中也
乃本然之性也下文形生情動是性動而爲情否退
溪荅曰此段看得有病蓋其本也真而靜與其未發
也五性具焉者固非兩截事但其爲說則實作兩重
說了第一番只指本然之性不雜人僞湛然淵妙處
說故曰其本也真而靜第二番再就前所謂靜處說
破所謂真者之名目故曰其未發也五性具焉云云
非因此而有彼也故朱子與蔡元定論此云伊川文
字如此多頭項又謂之疊說是也○來諭欲看作真
而靜故五性具則是真靜與五性爲兩物其可乎○

來諭眞無極之眞靜言其初未感物時則此指受命降生之初也所謂未發者指寂然不動未與物接之前則非所謂未發之中也乃本然之性也竊詳來意以眞而靜爲人之始生未感之時而以所謂未發之中者當之以未發也五性具爲後來省事之人未與物接寂然不動之時而以前所謂本然之性者當之此意甚差蓋人始生未感物時固眞而靜其省事之人當其未感物也亦眞而靜矣故未與物接之前未發之中則降生之初本然之性也此事無前無後無小無大貫通只一理只是纔感物後喪之者人耳

七情 問好學論不言四端而只言七情如何退溪答曰此渾淪言之言七而四在其中

樂 問中庸言喜怒哀樂而不言喜怒哀懼者何也退溪答曰子思作中庸言喜怒哀樂而遺懼不知何故禮記始

言喜怒哀懼愛惡欲而七情備

鑿 鑿木之器以鐵爲之情之鑿去其性猶鑿之鑿物也

約其情止

求至焉 退溪云明諸心知所往窮理之事力行求至踐履之事中於節則便是中也

守 一意持守

化 無所勉強而自中節也

定性書 語類問定性書也難理會曰也不難定性字說得也詑異此性字是箇心字意明道在鄠時作年甚少○又曰定性書是正心誠意功夫否曰正心誠意以後事

無將迎 按此是無將無迎一於定無內無外一於定之意此二無字不可二意看葉註於無內外則得之而於無將迎則恐非本意也

廓然大公物來順應 廓然大公體也物來順應用也葉氏註只擧不能廓然而大公爲自私不能物來順應爲用智而不及體用之意何也

覸覸莊子註蹇淺貌

大率患在於自私而用智 語類一書首尾只此兩項

君子之學莫若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自後許多說都是此二句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此是說廓然而大公孟子曰所惡於智者爲其鑿也此是說物來而順應第能於怒時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遽忘怒是應廓然大公觀理之是非是應物來順應又曰不惡事物亦不逐事物令人惡則全絕之逐則又爲物引將去惟不推不流泛應曲當則善矣蓋橫渠有意於絕外物而定其內明道以爲須是內外合一動亦定靜亦定則應物之際自然不累於物苟只靜時能定則動時恐却被物誘去矣

應跡 語類謂應事物之迹若心則未嘗動也

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

見其人 傳曰欲牽於前而求其止不可得也故艮之道當艮其背所見者在前而背乃背之是所不見也止於所不見則無欲以亂其心而心乃安不獲其身不見其身也謂忘我也無我則止矣行其庭不見其人庭除之間至近也在背則雖至近不見謂不交於物也外物不接內欲不萠如是而止乃得止之道○語類問伊川解艮其背云止於所不見又云不交於物則是無所見無所交方得其所止而安朱子曰這處無不見底意思濂溪也恁地說是他偶看這一處錯了相傳如此○守夢曰通書曰艮其背背非見也問恐外物無有絶而不接之理朱子曰此一段亦有可疑外物豈能不接但當於非禮而勿視聽言動四者用力○本義身動物也唯背爲止艮其背則止於所當止也止於所當止則不隨身而動矣是

不有其身也如是則雖行於庭除有人之地而亦不見其人矣盖艮其背而不獲其身者止而止也行其庭而不見其人者行而止也又曰不獲其身如君止於仁臣止於忠但見得事之當止不見此身之爲利爲害纔將此身預其間則道理便壞了古人所以捨生取義者只爲不見其身方能如此

內外兩忘 語類大抵不可以在內者爲是而在外者爲非只得隨理順應

動多於聖人 動動輒之意

可與幾可與存義 兩與字相與共爲此事之意

敬以直內 朱子曰敬立而內自直義形而外自方若欲以敬要去直內以義要去方外則非矣

無不利 退溪曰言順利無阻礙也非利欲之謂也子罕言命與利而於易發之者易乃筮占吉凶爲萬民作故不得已言利乃避

凶趍吉之謂也非利害之利也盖敬直義方而其德不孤斯爲大矣如此則不待習熟而自然順利無礙也○又曰亦不勉而中之意也

【註】【拇】天指也【腓】足肚也【脢】心之上口之下

【修辭立其誠】語類蘇季明是橫渠門人祖橫渠之說以立言傳後爲修辭是爲居業明道說與易上修辭不恁地修辭只是如非禮勿言

【孟子才高】語類孟子說得麄不仔細只是他才高自至那地位若學者學他或會錯認了他意思若顏子說話便可下手做又曰孟子皆是要用顏子曾就已做工夫所以學顏子則不錯

【禮有報樂有反】報者相濟之意也反者知止之意也

父子止君臣天地之間 出莊子

安得天分 語類天分卽天理父安其父之分子安其子之分臣安其臣之分

論治識體 語類論治便須識體言體字是事理合當做處凡事皆有箇體皆有箇當然處問是體段之體否曰也是如此是箇大體有格局當做處只怕人傷了大體如大事不曾做得却以小事爲當急便害了大體

直上止自此 此字指敬義

註霎 色甲切少時也

學不言而自得 語類道理本自廣大只是潛心積慮緩緩養將去自然透熟若急迫求之則是起意去趕趂他只是私而已安足以入道

鞭辟近裡 朱子曰此是洛中語一處說作鞭約

○按鞭辟鞭策督迫之意近裏謂向心身上去也**切問止中矣**子夏之語心存而理熟故仁在其中矣**言忠信止夫然後行**子夏問行而夫子答之之辭○德符於身而行無不達○問心學以心中有一物爲非而曰言忠信行篤敬念念不忘使參前倚衡則莫是偏繫之病否退溪答曰夫如是故程子曰不可着意又不可不着意**參**由禮離立離坐毋往參焉註兩相麗之謂離三相成之謂參○按謂兩人相麗而一人入其間而成三也**質美者**如顏子是也**明得盡**格物以盡其知退溪云明屬智知之明也**渾化却**退溪曰查滓渾化而無也查滓渾化乃行之效却語助辭俗讀却與天地云**天地同體**有理無欲乃天地同體**莊敬**退溪曰莊

主容敬主心然立相看亦得

修辭立其誠朱子曰擇言是修辭篤志是立誠大率進德修業只是一事進德是就心上說修業是就事上說

了此了知也了字釋在道字下

優柔語出杜預左傳序

一場場優人作戲之所

造德造詣也

消須也

公而以人體之故爲仁語類程先生又曰公近仁蓋這箇仁便在人字上你元自有仁只爲不公所以蔽塞了不出來若能公仁便流行比如溝中水被沙土罨轂壅塞了故水不流若能擔去沙土罨轂水便流矣如克己復禮爲仁所謂克己復禮者去私而已矣能去其私則天理便自流行故曰公近仁恕與愛本皆出於仁然非公則安能恕安能愛又曰仁之發處自是愛恕是根那愛底若不是恕去推那愛不能親親

仁民愛物只是自愛而已若裡面元無那愛又只推箇甚麽○語類人撐起這公作骨子則無私心而仁矣蓋公只是一箇公理仁是人心本仁人而不公則害夫仁故必體公在人身上以爲之體則無所害其仁而仁流行矣○又曰有形氣便具此生理若無私意間隔則全體皆是仁如無此形質則生意都不湊泊又曰公猶無塵也人猶鏡也仁則猶鏡之光明也鏡無纖塵則光明人能無一毫之私欲則仁然鏡之明非自外求也只是鏡元來自有這光明今不爲塵所昏爾人之仁亦非自外得也只是人心元來自有這仁今不爲私欲所蔽爾故人無私欲則心之體用廣大流行而無時不仁所以能愛能恕仁之名不從公來乃是從人來故曰公而以人體之爲仁○又曰世有以公而憐刻不恤者須公而有惻隱之心此工

夫却在人字上○又曰公在仁之先愛恕在仁之後○又曰謂仁只是公固若未盡謂公近仁耳又似太踈伊川曰只是一箇公字學者問仁則常敎他將公字思量此是先生晩年語平淡中有意味○又曰愛仁之用恕所以施愛者

註

什麽 與甚麽同

時子 子字如日子之子以語助看亦得

不得道理 不得道之理

元凱 晉杜預字

心齊 出莊子○莊子大意謂不茹葷是祭祀之齊一志虛心爲心齊顏淵能心齊故孔子告之以道

輸 退溪答栗谷曰猶致也○眉巖曰輸猶負也勝負謂之贏輸

六經 詩書易春秋周禮禮記

（第一等）猶言聖人之事（第二等）猶言賢人之事（才）與纔同（聖人爲志）語類問學者須以聖人爲標準如何却說不得立標準曰學者固當以聖人爲師然亦何須先立標準心裡便計較思量幾時得到聖人處聖人田地又如何便有箇先獲底心只認下着頭做少間自有所至（涵養一事）語類問伊川謂敬是涵養一事敬不足盡涵養否曰五色養其目聲音養其耳義理養其心皆是養也（不成）指下文而言不得如此也○退溪曰當云其事不至如此也（方得大學西銘看）此與大學讀法之說不同此說厚積誠意有待於半年之後讀法則讀大學西銘至於半年之久○語類此意思也好也有病蓋且養他氣質淘潩去了那許多不好底意思如學記所謂未

卜禘不視學游其志也之意此意思因好然也有病
者盖天下有許多書若半年間都不教他看一字幾
時讀得天下許多書所以尹彦明終竟後来工夫少
了易曰富有之謂大業天下事無所不當理會者纔
工夫不到業無由大少間措諸事業便有欠缺此便
是病或曰想得當時大學亦未成倫緒難看在曰然
尹彦明連格物也看錯了所以深不信伊川（天下何
今日格一件明日格一件之說是箇甚麽
思何慮）繫辭語（發得太早在）指天下何思何慮而言也（鍛鍊得人說
了又道恰好着工夫）退溪曰得人人字下句絶然得字粘着鍛鍊說人字單舉說爲
是因是回頭却就平實田地上做活計是恰好着工
夫處耳○按葉氏以何思何慮是則是有此理爲恰

好着工夫朱子以發得太早
在爲恰好着工夫二說不同

【註】合下 猶言當初

【精義入神求利吾外】語類問求字似有病便有箇先獲底心精義入神自然是能利吾外何待於求朱子曰然當云所以利吾外也○又曰精熟義理而造於神事素定內而乃所以求利乎外也通達其用而身得其安素利乎外而乃所以致養其內也盖內外相應之理○又曰入神是入至於微妙處事豫吾內事未至而先知其理之謂豫

【德勝其氣止命天理】德勝其氣窮理盡性則以天德爲性以天理爲命○語類問性命於德性命於氣前日見先生以性命之命爲聽命之命

適見先生答潘恭叔書以命與性字只一般如言性
與命也所以後面分言性天德命天理不知如何曰
也是如此但命字較輕問若將性命作兩字看則於
氣於德字如何曰橫渠文字自如此○又曰性以其
定者而言命以其流行者而言命便是水恁地流底
性便是將椀盛得來大椀盛得多小椀盛得少淨潔
椀盛得清汚漫椀盛得濁蓋其稟受之初便如此矣
然亦非是元地頭不渾全只是氣稟之偏隔著故窮
理盡性則善反之功也性天德命
天理無不是元來至善之物矣

莫非天也

語類問
是兼統
善惡而言否曰然正所謂善
固性也惡亦不可不謂之性

大其心

語類大其心則
能遍體天下之
物體猶仁體事而無不在言心理流行脉絡貫通無
有不到苟一物有未體則便有不到處包括不盡是

心爲有外蓋私意間隔而物我對立則雖至親且未必能無外矣故有外之心不足以合天心○又曰橫渠此說固好然只管如此說便無規矩無歸着入於邪遁之說且如夫子爲萬世道德之宗都說得語意平易從得夫子之言便是無外之實若便要說天大無外則此心便瞥入虛空裡去了

孟子謂盡心則知性知天以此

語類盡心則只是極其大心極其大則知性知天而無有外之心矣此是橫渠之意孟子之意則只是說窮理之至則心自然極其全體而無餘非是要大其心而後知性知天也道夫曰只如橫渠所說亦自難下手曰便是橫渠有時自要恁地說似乎只是懸空想像而心自然大

物有未體

葉註以體物不遺釋之朱子以體認之體釋之兩說不同

註體認 體體驗也認辨識也古有蚩氓失其牛出見一人駕車牛就車中而認之曰吾牛也其人不辨而與之

盡心則知性知天 孟子註知性者物格之謂也盡心者知至之謂也○朱子曰知天繫之知性之下盡心之前

仲尼絕四 論語註以爲夫子之德張子以爲教人之事兩說不同

我有方也 方方所也不能無方惉灃而有方所也

知崇天也 天活動變化不滯於一隅知亦流動不滯有似於天故效天地方正而成形禮亦有所據依有可守之處有似於地故法地○朱子曰知崇是知識超邁禮早是就切實處行若知不高則識見淺陋若履不切則所行不實知識高便

是象天所行實便是法地○繫
辭曰知崇禮卑崇效天卑法地
爲德辭
語類辭猶子
細感遠言我
之感發
遠也
西銘
語類西銘首三句却似破義題天地之
塞帥兩句恰似原題乃一篇緊要處
民吾同胞止無告者也
語類乃統
論如此
于時保之
此以下
語類
是做
處
吾其體吾其性
語類吾其體吾其性有我去承
當之意○又曰緊要血脉盡在
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兩句上上面乾
稱父坤混然中處是頭下面民吾同胞物吾與也便
是箇項下面便撒開說許多大君者吾父母宗子云
云盡是從民吾同胞物吾與也說來到得知化則善
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遺志便只是那天地之帥
吾其性底志爲人子便要述得父之事繼得父之志

如此方是事親如事天便要述得天之事繼得天之志方是事天若是違了此道理便是天之悖德之子若害了這仁便是天之賊子若是濟惡不悛便是天之不才之子若能踐形便是天地克肖之子這意思血脉都是從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說緊要都是這兩句不是此兩句則天自是天我自是我有何干涉或問此兩句便是理一處否曰然○又曰若言同胞吾與了便說着博施濟衆却不是所以只說教人做工夫處只在敬與恐懼故于時保之子之翼也能常敬而恐懼則這箇道理自在又曰因事親之誠以明事天之道如匪懈無忝是事親不愧屋漏存心養性是事天下面說事親兼常變而言如曾子是常舜伯奇之徒皆變此在人事言 語類問者天道則不然直是順之無有不合者

申生 未盡子

道何故取之曰天不到得似獻公也人有妄天則無
妄若教自家死便是理合如此只得聽受之○又曰
他好把西銘與學者看他也是要教
他知天地間有箇道理恁地開濶
〔物吾與也〕與猶黨與
也
〔予茲藐焉〕退溪曰予字及銘中九吾字固擬人人
稱自己之辭然凡讀是書者於此十字
勿徒認作横渠之自我亦非讓與別人之謂我皆當
自任以爲己事看方得夫西銘本以狀仁之體而必
主自己爲言者何也音夫子答子貢博施濟衆之問
而曰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意與此同
蓋子貢不知就吾身親切處求仁而求之太濶遠無
關涉故夫子言此使其反之於身而認得仁體最切
實處今横渠亦以爲仁者雖與天地萬物爲一體然
必先要從自己爲原本爲主宰仍須見得物我一理

相關親切意味與夫滿腔子惻隱之心貫徹流行無有壅閼無不周徧處方是仁之實體若不知此理而泛以天地萬物一體爲仁則所謂仁體者莽莽蕩蕩與吾身心有何干預哉如墨氏愛無差等釋氏認物爲已之病皆不知此義故也

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

天地之氣在吾爲體故曰吾其體天地之理在吾爲性故曰吾其性○朱子謂此篇皆古人說話集來故今讀此每一段說話須先尋所從來見得古人元初立說本意如何轉就這裡認出橫渠下語用字之法如此其巧妙無窮處方始彼此互發得其歸趣故下文凡引用古說處並以本事本語明之此一節塞字師字從孟子來

[同胞] 胞生兒裏也詩小弁註獨不處母之胞胎乎故謂兄弟爲同胞

[大君] 易師

卦大君有命父母宗子謹按小註朱子曰此正以繼大君天子也禰之宗爲喩爾繼禰之宗兄弟宗之非父母之適長子而何蓋既以天下之人爲吾兄弟則自當以繼禰之宗爲言若繼祖以上之宗則皆非吾親兄弟矣長其長幼其幼孟子曰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此取長其長一語又曰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此變吾作其其卽吾也聖其合德易乾卦文言語鰥寡無告孟子語顚連猶言顚沛也于時保之子之翼周頌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之詩曰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時保之言天既右享我矣則其敢不夙夜畏天之威以保天所以降監之意乎又大雅言武王遷鎬之事曰貽厥孫謀以燕翼子翼敬也翼子能敬之子指成王也燕

安也謀及其孫則子可以無事矣此掇其二字以爲子之能敬親者也

樂且不憂純乎孝

繫辭曰樂天知命故不憂此孔子贊聖人之德如此引之言聖人之樂天以對上文賢者之畏天也左傳以穎考叔爲純孝此借用其語○自于時保之以下至勇於從而順令者伯奇皆上句言事天之道下句以事親事明之朱子所謂每一句皆有兩義者然也

違曰悖德

違違天也卽論語違仁之違違仁卽違天也孝經曰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

害仁曰賊

論語曰君子無求生以害仁孟子曰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

濟惡者不才

左傳渾敦窮奇檮杌三族皆不才子世濟其凶增其惡名註世世成其凶德增益其身之惡名也○季文子使史克對宣公曰高陽氏有

才子八人世濟其美不隕其名顓頊氏有不才子世濟其凶增其惡名註濟成也

其踐形惟肖

孟子曰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註中朱子說卽孟子本註也書說命篇說築傅巖之野惟肖言高宗夢見賢弼繪象以求于天下得說於傅野與所夢之賢相似也然此特明惟肖二字所從來處耳若肖字本義則韻會云骨肉相似也人言不似其先曰不肖如孟子言丹朱之不肖舜之子亦不肖是也又前漢刑法志人肖天地之貌註頭圓象天足方象地庸妄之人謂之不肖言其狀貌無所象似也今按橫渠於此一字本以肖其先之義轉作肖天地之義而其文則用傅說惟肖之語其巧妙無窮而有餘味乃如此

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

易繫辭曰窮神

知化德之盛也中庸曰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今按中庸人之二字指親而言此改作其字雖亦指親之語而意實指天其旨深且妙矣述循也如曰父作之子述之是也又修也纘也故凡終人之事纂人之言皆曰述

不愧屋漏爲無忝 衛武公作抑詩使瞽矇旦夕諷誦以自警其詩有曰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相視也爾自瞽矇而指武公言也屋漏室西北隅日光所先漏入處也古人室之戶在東南隅爲人所出入則西北隅爲室之深隱處言視爾在室中之時猶當戒懼謹畏使無愧於屋漏深隱處也此事天事也周大夫遭亂兄弟相戒之詩曰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忝辱也所生謂父母也言無作不善以忝辱父母此引喻云是爲天無忝之子矣

存心養性爲匪懈

孟子曰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朱子註心者人之神明所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性則心之所具之理而天又理之所從出者也存謂操而不舍養謂順而不害事則奉承而不違也程子曰心也性也天也一理也自理而言謂之天自稟受而言謂之性自存諸人而言謂之心詩蒸民篇曰夙夜匪懈以事一人詩人本謂仲山甫能盡忠事君孝經引之以言卿大夫盡忠事君乃所以爲孝故橫渠以是爲孝子事親之事因以喻不懈於事天也

惡旨酒崇伯子之顧養

儀狄作酒禹飲而甘之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其國者遂疏儀狄而絶旨酒崇國名伯爵也禹父鯀封於崇故國語謂之崇伯其子謂禹也孟子以博奕好飲酒不顧父母之養爲五不孝之一故橫渠引此而反其語云禹之惡旨酒乃遵人

欲而存天理如人子不好飮酒而能顧父母之養也

育英才潁封人之錫類孟子曰得天下英才而敎育之三樂也潁考叔春秋鄭莊公臣也爲封疆之官故謂之封人莊公以弟共叔段叛寘母于城潁誓曰不及黃泉無相見旣而悔之考叔聞之見公公賜之食舍肉羹曰請以遺母公曰爾有母我獨無考叔問何謂也公告之故對曰掘地及泉隧而相見誰曰不然公從之母子遂如初其樂融融君子曰考叔純孝也愛其母施及莊公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其是之謂乎不匱孝心不窮也類疇類也橫渠引此而言君子推吾天性之善以敎天下之英才使之皆善如考叔推已孝以及莊公使亦爲孝子也

不弛勞而底豫舜其功孟子曰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底豫瞽瞍底豫

而天下之爲父子者定此之謂大孝蓋舜父瞽瞍常欲殺舜使之完廩浚井舜不以勞苦弛其孝敬之心極盡誠篤故瞽瞍感悟亦至於悅豫言君子事天如此則格天之功如舜悅親之功也

無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

無所逃於天地間語出莊子晉獻公用驪姬之譖欲殺其太子申生或勸奔他國不聽遂自殺謚曰恭今云待烹猶言鼎鑊且不避也言君子之處患難能守死不貳如此則其敬天之心如申生之恭也

體其受而歸全者參乎

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樂正子春所稱夫子之語見禮記亦見小學孝經孔子謂曾子曰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毁傷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曾子終身服此教故其有疾臨終召門弟子曰啓予足

啓予手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氷而今而後吾知免夫此曾子體受歸全之事也參乎二字用能體所受而歸全者是卽爲天之曾參也論語參乎吾道一以貫之之語言人之於天

伯奇也 事見註中言人之於天東西南北惟令之從者是卽爲天之伯奇也

王汝 王欲王汝是用大諫此周厲王時大夫同列相戒之辭汝指同列也王寶愛之意言王欲以汝爲王而寶愛之故我用王之意大諫正於汝蓋託王意以相戒也今引此以言天實寶愛汝而欲成就之汝託天以指我也

註使吾之爲善也輕 輕猶易也孟子民之從之也輕

得正而斃焉 禮記檀弓篇曾子寢疾曾元坐於足童子執燭而偶坐曰華而睆大夫之簀與曾子瞿然曰然斯季

孫之賜也我未之能易也元起易簀曾元曰夫子之病革矣不可以變幸而至於朝請敬易之曾子曰爾之愛我也不如彼君子之愛人也以德小人之愛人也以姑息吾何求哉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舉扶而易之反席未安而歿朱子曰古人謹於禮法不以死生之變易其所守如此便使人有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之心此是緊要處

東銘　語類問東銘曰此正如今法書所謂故失兩字曰令道夫寫圖子看

圖　戲言出於戲動作於

思也　發於聲

謀也　見於四支　謂非己心不明也欲人無己疑不

能也　過言非心也　失於聲　過動非誠也　謬迷其四體　謂己當然自誣

也欲他人已從誣人也　或者謂出於心者歸咎爲失於愚者自誣爲已戲已誠不知戒其出汝者歸咎其不出汝者長傲且遂非不智孰甚焉

（訂頑砭愚）退溪曰訂平議也平去聲平其不平曰平故凡擬議商量處置得宜謂之平議亦有證正訛舛之義頑者不仁之名不仁之人私欲蔽錮不知通物我推惻隱心頑如石故謂之頑蓋橫渠此銘反覆推明吾與天地萬物其理本一之故狀出仁體曰以破有我之私廓無我之公使其頑然如石之心融化洞徹物我無間一毫私意無所容於其間可以見天地爲一家中國爲一人痒痾疾痛眞切吾身而仁道得矣故名之曰訂頑謂訂其頑而爲仁也人之愚病莫甚於長傲遂非橫渠之銘極言其失

於毫釐之間而痛改之正如針治其病而去之故曰砭愚砭非廉切一云上聲以石刺病也〔是起爭端〕西銘考證曰二言皆頗隱奧將致學者辯詰紛然之弊故程子以爲啓爭端而改之爲東銘西錄〇朱子曰東西銘雖出於一時云然其淺深廣狹迥然不同〔謂范巽之〕語類問橫渠語范巽之一段如何曰惟是今人不能脫然如大寐之得醒只是提道理說要之也說得去只是不透徹又曰正要常存意使不忘他釋氏只是如此然他逼拶得又緊直卿曰張子語比釋氏更有窮理工夫在曰工夫固自在也須用存意問直卿如何說存意不忘曰只是常存不及古人意曰設此語者只不要放倒此意爾〔未知立心〕語類問惡思多之致疑既知所立惡講治之不精一章曰未知立心則或善或惡故

胡亂思量惹得許多疑起既知所立則此心既立於
善而無惡便又惡講治之不精又却用思講治之思
莫非在我這道理之內如此則雖勤而何厭所以惡
於可欲者盖惡於可欲之善則便是無善惡之雜便
是立吾心於不疑之地人之所以有疑而不果於爲
善者以有善惡之雜今既有善而無惡則若決江河
以利吾
往矣
(務時敏)語類須是低下着這心以順他道理
又却抖擻起那精神敏速以求之則
厥修乃來矣這下面
云云只是說一敏字
(每日須求止知所亡)退溪栗谷
皆以爲益
爲句與葉註不同時
晦亦以退栗爲是矣
(延蔓之物)譬之下恐脫被字○
退溪曰言學者被世
習纏繞若能學禮而除去則自然脫洒長進若草木
被延蔓之物若解去則自然上去也但上無草木字

又無被字而其下只云將上去文理甚不穩當（一副當）按吏文凡物一件謂之一副當疑語辭

（皆通皆病）語類通只是透得道理去病則是窒礙了如仁則流於姑息義則入於殘暴

（合內外平物我）語類此見道之大端蓋道只是致一公平之理而已

（代大匠斲希不傷手也）出老子

（多見）多音義與祗同

近思錄釋疑卷二

近思錄釋疑卷二

論致知

信其師語類遺書云不信其師乃知當時有不信者**人之血氣固有虛實**退溪曰血氣虛故心氣亦不能完實疾病易乘或刻苦做工夫則心神耗損**覰**七慮切伺視也**除非**栗谷曰除是非之謂也龜峯云朱子詩除是人間別有天亦如此意也**格物**栗谷曰格物之格窮字意多物格之格至字意多○嘗問物格云者是物理到極處乎吾之知到極處乎栗谷答曰物理到極處也若吾之知到極處則是知至不可謂物格也物格知至只是一事以物理言之謂之物格以吾

心言之謂之知至又問物理元在極處豈待人格之而乃到極處乎曰此問甚精譬如暗室中冊在架上衣在桁上箱在壁下而緣黑暗不能見不可謂之冊衣箱在某處也及燈以照見方見冊衣箱各在其處然後乃可謂之冊在架衣在桁箱在壁下矣理本在極處非待人格之而始到極處也又理不能自解到極處吾之知有至未至故理有至未至也

〔交來無間〕間間隙也

〔習坎心亨〕習重也坎險也

○語類見得這事理透了處斷了便無疑行之又果決便是習坎心亨凡事皆如此且以論文字一節論之如到那一處見這說又好見那說又是如此有礙如此又不通便是險阻處到這裡須討一路去方透便是習坎心亨個云不特看文字且如學這一件事未學時心裡不曉既學得了心裡便通曉得這一事

若曉不得於這事上心學便暗

心中有所開卽便劄記

問劄記是入心記着否錄之於書否若是眞知則便卽融釋脫落還記還塞如山徑然則恐非眞知也退溪答曰劄是錄之於簡

得路徑立門庭

語類六經浩渺乍難盡曉且見得路徑後各自立得一箇門庭問如何是門庭曰是讀書之法如讀此一書須知此書當如何讀伊川教人看易以王輔嗣胡翼之王介甫三人易解看此便是讀書之門庭緣當時諸經都未有成說學者乍難捉摸故教人如此或問如詩是吟詠情性讀詩者便當以此求之否曰然

問瑩中止**是箇不已**

愛者愛文中子之言也此語以下瑩中之言

成甚生

氣質 退溪曰葉註成字屬下句小學註成字屬上句葉註恐是**剩** 餘也又冗長也通作賸

註 **呂晉伯** 呂大忠字也 **點掇地** 退溪答栗谷曰點掇地念過非詩人點掇乃明道點掇也地是虛字

開物成務 按吳氏曰如三皇五帝始造書契以代結繩敎民稼穡佃漁制衣裳宮室舟車之類或云人所未知者開發之人所欲為者成全之或云使人卜筮以知吉凶而成事業當參考

體用

一源顯微無間 朱子曰卽體而用在其中故曰一源卽顯而微不能外故曰無間○冲漠無眹為體萬象森羅為用

觀會通以行其典禮 如堯舜揖遜湯武征伐皆是典禮○

典禮猶常禮常法○禮便是節文升降揖遜是禮之
節文○會典之所聚而不可遺處通理之可行而無
所礙處如庖丁解牛會則其族通則其虛○朱子曰
會以理之所聚而言通以事之所宜而言衆理會處
便有許多難易窒礙必於其中得其通處乃可行耳
若父子之恩重則使得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毁
傷之義而委致其身之說不可行若君臣之義重則
當委致其身而不敢毁傷之說不可暇顧此之謂觀會
通 **數之毫忽** 蠶之吐絲其細無比一蠶爲忽十忽爲
絲十絲爲毫十毫爲釐十釐爲分十分
爲寸 **九三使** **儲貳使** 兩使字如用字看讀屬 **添減一**
也 上句或屬下文恐誤
德 德乃卦德也元亨利
貞謂之四德亦此意 **兀子** 問莊子云兀者無趾或
云如今之杌子何如退

溪曰後說是

〔註越席〕左傳註結草爲席也韻會蒲席也越音活〔作好作惡〕語在尚書

〔所謂不如載之行事深切著明〕見史記〔聖賢所存治亂之機〕退溪曰存未詳按存疑以聖賢所存心處看

〔註機謂治忽〕書傳註忽治之反也

〔序卦不可謂非聖人之緼〕程子曰韓康伯謂序卦非聖人之緼此不合道〔襟懷洪大方看得〕須看天官總理百職之如何耳〔太宰〕卽天官冢宰也〔今須以

崎嶇此須字以必字意看

近思錄釋疑卷三

近思錄釋疑卷四

論存養

〔聖學章〕語類一便是太極靜虛動直便是陰陽明通公溥便是五行明配木亦通配火禮公配金義利溥配水智貞〔公〕以天下爲公也〔溥〕普徧也

〔註通書〕其書與易理相通故云

〔七〕載鼎實升於俎者與七箸之七不同〔尋向上去〕退溪曰謂於向上處尋去也栗谷曰謂自那裡尋去也〔全體此心〕語類只是全得此心不爲私欲汩沒非是更有一心能體此心也

分限猶言力量也**心生**語類只是敬心不熟也**恭者私爲恭**語類只是人爲**禮者**語類只是禮無可捉摸故人爲之恭必循自然底道理則自在也**非體之禮**見家語**心操之存捨之亡**語類雖則心操之則存捨之則亡然而持之太甚便是必有事焉而正之也亦須且恁去其說蓋曰雖是必有事焉而勿正亦須且恁地把捉操持不可使放下了**亦須且恁去**須非勸勉之事當以必字意看**德不孤必有鄰**論語之意有德者聲應氣求必不孤立易中德不孤訓爻中大字**坐忘是所謂坐馳**坐忘坐馳俱莊子言也程子之意子微乃欲坐忘與坐馳無異也○程子又曰有忘之心乃是馳○語類坐忘論是所謂坐馳

也他只是要得恁地虛靜都無事但只管要得忘便不忘是馳也【越着心把捉越不定】退溪曰越猶愈也言愈着心把捉愈不定耳【飜車】退溪曰陳簡齋有詩曰荒村終日水車鳴往者國人漂到琉球還由中原見其制來告朝廷頒下八道令所在製而用之【恁生奈何】退溪曰無可奈何之意【不得思量事】退溪曰張言止此【皆非自然】別以一心執持此心所以云皆非自然【此大可驗】退溪曰此字指交戰處言之但交戰之驗以事理言之持其志以下以做工夫言之謂欲持志使氣不能亂則將就此交戰處看其志果勝與否以爲驗也【要之】要歸而言之也○退溪曰要看之意【不害心疾】退溪曰不爲心疾所害栗谷曰害恐當作

患字意看**當知天止必得者**退溪曰必猶無也言無一物可無者謂皆不可無也得字不必釋**惟是止於事**退溪曰事兼言其理**舜何與焉**妍媸自形於鏡而鏡不爲妍媸所動但隨其形而應之而已如舜之誅四凶舉十六相亦如此乃物各付物也故孔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有物必有則**物形而下者也有父子則有慈孝之理有耳目則有聰明之德乃物之則也形而上者也**須是止於事**退溪曰此知止而后有靜安豈復有搖奪乎**註充其至則動容周旋自然中禮**出門使民之時如見賓承祭則自然周旋中禮也註說則充其至然後中禮云云非本文意也**郊棷**棷字與藪同見禮運

〔心要在腔子裡〕語類問心要在腔子裡如何得在腔子裡曰敬便在腔子裡〔人心要活〕語類問人心要活則周流無窮而不滯於一隅如何是活曰心無私便可推行活者不死之謂〔天地止敬也〕先儒於天地多言誠未嘗言敬程子言之蓋不敬則不誠不誠則無物也朱子又就人心言之○語類問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只是敬如何曰易是自然造化聖人本意只說自然造化流行程子是將來就人身上說敬則這道理流行不敬便間斷了前輩引經文又多是借來說已意如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孟子意是說做工夫處程子却引來鳶飛魚躍處說自然道理又如必有事焉程子謂有事於敬此處那有敬意〔敬直義方〕語類問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仁也如何以

此便謂之仁曰亦是仁也若能到私欲淨盡天理流行處皆可謂之仁如博學篤志切問近思則仁在其中克己復禮亦是仁如見大賓如承大祭亦是仁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亦是仁從一路入做到極處皆是仁

天德王道 雙峯饒氏曰天德卽正心修身之道王道卽齊家治國平天下之謂謹獨卽誠意之謂

不有躬無攸利 蒙卦傳不能保有其身者也無所往而利矣

不立己 語類問己不立則在我無主宰矣雖向好事亦只是見那事物好隨那事物去便是爲物所化

撓 屈也

此上頭儘有商量 能立箇心然後其上頭可以商量譬如立屋者若無基址豈有立屋之處

不是外面止來存着 來語辭有來意着亦語辭有置意

動容 曰論語動

容貌斯遠暴慢矣註朱子於下四字作工夫看故上三字虛看了程子則於上三字作工夫看而下四字閑看了朱子則盖曰動容貌之時遠其暴慢程子則曰動其容貌則暴慢自遠矣此亦以程說義看

存此 此指主一

主一 語類做了這一事却做那一事今人做這事未了又要做那一事心下千頭萬緒又曰主一只是專一又曰主一兼動靜而言

知何所寓 退溪曰心經及遺書有如字○知乃不知之意發語辭也中原人稱不知或去不知稱知

虛 語類有主則虛者實字便已在有主上了

實 上實字誠實此實字充實

主一無適 語類伊川云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又曰人心常要活則周流無窮矣道夫竊謂主一則此心便存心存則物來順應何有乎滯曰固是然所謂主一何嘗

滯於一事不主一則方理會此事而心留於彼這却是滯於一隅又問以大綱言之有一人焉方應此事未畢而復有一事至則當如何曰也須是做一件了又理會一件亦無雜然而應理但甚不得已則權其輕重可也

疊疊　不已之意

緱氏　河南屬縣以有緱氏山故名距洛陽不遠故程先生每往焉

拘迫　退溪曰拘縶則氣體勞傷而生厭苦太迫切則心神煩促而不寧帖所以難久也

求中　問程朱皆以求中爲非而楊羅李皆以爲得之者如何退溪答曰所疑果然然楊羅李三先生皆性本沉靜而以不求求之故無病他人

性多閙躁而强探力求則爲病○朱門人問延平靜坐求中無乃有繫累助長之病否答曰以不見見之○語類問伊川答蘇季明云求中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知是已發某觀延平亦謂驗喜怒哀樂之前爲如何此說又似與季明同曰但欲見其如此耳然亦有病若不得其道則流於空故程子云今只道敬○西山眞氏曰朱子於呂氏求中之說楊氏體所謂中之說皆深非之及爲延平行狀謂其危坐終日驗未發時氣象而求其所謂中則亦呂氏之說也又云先生教人於靜中體認大本未發時氣象其後與學者書又謂大本達道二先生盖屢言之而龜山所謂未發之際能體所謂中已發之際能得所謂和此語爲近之其說又不同將何所適從耶盖嘗思之未發之前但嘗敬以存養而不可有心求然思慮未形而知

覺不昧性之體段自有不可掩者程子所謂靜中有物者盖謂此也學者深味而實驗之自當有見未可專以言語求也

求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

前字心經及遺書皆作時字退溪曰時字爲是

雖耳無聞目無見

朱子曰未發之時但爲未有喜怒之偏耳若其目之有見耳之有聞則當愈益精明而不可亂豈若心不在焉而遂廢耳目之用哉○按此與程說不同當從朱子說○程子曰如祭祀云云朱子則以爲前旒蔽明所以不妄見黈纊充耳所以不妄聽而言當祭祀不聞不見禮唱拜伏之際非聞非見何能中其節乎此乃程門請問記録者之罪耳○語類問舊看程先生所答蘇季明喜怒哀樂未發耳無聞目無見之說亦不甚曉昨見先生答呂子約書以爲目之有見耳之

之有聞心之有知未發與目之有視耳之有聽心之有思已發不同方曉然無疑○呂子約謂未有聞未有見爲未發朱子曰子思只說喜怒哀樂今却轉向見聞上去所以說得愈多愈見支離紛冗都無交涉此乃程門請問記錄者之罪而後人亦不善讀也若必以未有見聞爲未發處則只是一種神識昏昧底人聽未足時被人驚覺頃刻之間不識四到時節有此氣象聖賢之心湛然淵靜聰明洞徹決不如此若必如此則洪範五事當云貌曰僵言曰啞視曰盲聽曰聾思曰塞乃爲得其性而致知居敬費盡工夫只養得成一枚癡獃罔兩漢

旣有知覺却是動

朱子曰靜中有物者只是知覺不昧或引程子語纔有知覺便是動爲問曰此恐伊川說得太過若云知寒覺暖便是知覺已動今不曾著於事物

但有知覺在何妨其爲靜不成靜坐便只是瞌睡○語類問蘇季明問靜坐時乃說未發之前伊川以祭祀前旒纊答之據祭祀時恭敬之心向於神明此是已略發迹只是未發曰只是如此恭敬未有喜怒哀樂亦未有思喚做已發不得然前旒纊非謂全不見聞若全不見聞則薦奠有時而不知拜伏有時而不能起矣

復之卦下面一畫便是動安得靜

朱子曰其言靜時既有知覺豈可言靜而引復以見天地之心爲說亦不可曉盖當至靜之時但有能知覺者而未有所知覺也故以爲靜中有物則可而便以纔思卽是已發爲比則未可以爲坤卦純陰而不爲無陽則可而便以復之一陽已動爲比則未可也○按此與程子說不同當從此說○語類雖是耳無聞目無見然須是常

有箇主宰執持底在這裡始得不是一向放倒又不是一向空寂了下面說復卦便是說靜中有動不是如瞌睡底靜中常自有箇主宰執持後又說艮卦又是說動中要靜○又曰伊川謂既有知覺却是動何也曰未發之前須常恁地醒不是眞然不省曰常醒便是知覺否曰固是知覺曰知覺便是動否曰固是動曰何以謂之未發曰未發之前不是寘然不省怎生說做靜得然知覺雖是動不害其爲未動若喜怒哀樂則又別也曰知覺雖動而喜怒哀樂未發否先生首肯曰是下面說復見天地之心說得好復一陽生豈不是動曰一陽雖動然未發生萬物便是喜怒哀樂未發否曰是

靜中須有物

問心有主則虛然則謂靜中有物者如何　退溪答曰至虛之中有至實者存故云

這裡便是難

退溪曰難是知之難而做到靜中有物底亦難矣

須是習

退溪曰習謂習主一之功也言初之時未免有如麻又生之病習之既熟而至於專一則自然無此病故便好

註魂與魄

魂陽之精華也常時發外至寢時蟄藏於陰魄之中

以心使心

語類問以心使心此句有病否曰無病其意只要此心有所主宰

厚爲保生

思叔之問主養生而言如今人以藥物護生先生答以忘生徇欲云者主理而兼養氣矣默者深思而答蓋以思叔之問爲非故也

把捉不定皆是不仁

語類問心之本體湛然虛明無一毫私欲之累則心德未嘗不存矣把捉不定則爲私欲所亂是心外馳而其德亡矣曰如公所言則是

把捉不定故謂之不仁今此但曰皆是不仁乃是言惟其不仁所以致把捉不定也

人有四百四病 問人有四百四病皆外感所致皆不由自家唯心則操存在我須教由自家退溪曰得之

註前說後說 葉氏所謂前說者居之三月不違者是已不違於仁也後說者仁在內爲主者仁不違於已也其實一也

敦篤虛靜 語類問敦篤虛靜者仁之本曰敦篤虛靜是爲仁之本

近思錄釋疑卷五

論力行

乾乾止改過　語類第一句言乾乾不息第二句言損第三句言益蓋以觧第一句若要不息須着去忿欲而有所遷改中間乾之用其善是其字疑是莫字蓋與下兩句相對若只是其字則無義理說不通○問此章前面懲忿窒慾遷善改過皆是自修底事後面忽說動者何故曰所謂懲忿窒慾遷善改過皆是動上有這般過失須於方動之時審之方無凶悔吝所以再說箇動

誠　理之在心者

誠立賢明通聖　問註誠立實體安固明通實用流行然則於聖獨言用而不及於體於賢偏言

體而不及於用如何退溪答曰互相看了始得非賢者止於誠立而不能明通也非聖者止於明通而本無誠立也但聖賢之間不能無誠立通明之高下精粗而已

寡欲 欲如中庸序所云人心是人所不能無者但道心主宰則欲不過則故孟子下寡字

制於外 制指勿而言視聽言動皆由內而發皆當勿之於外也

箴 警戒之辭

操之有要 心之無形難以操之惟目視之發於非禮處從而操之是謂有要

知誘物化 以禮記註則知爲物所誘而化也性理羣書註知爲所誘而物能化之也

知止有定 知至善之所在故有定

以宣 退溪曰以一作而

發禁躁妄 按葉註既以躁妄分屬於靜與專已似牽合而其下又分屬於易與煩似有支離之病盖躁妄靜專

自是兩事不可分而爲四也

樞機 易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言行君子之樞機可不愼乎○門之開闔必由於樞弩之發動必由於機

興戎出好 戎兵也書大禹謨舜曰惟口出好興戎朕言不再

非法不道 孝經曰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

哲人 退溪曰哲人聖人之稱○按既曰哲人誠之於思則誠之者乃學者事也恐不可以聖人稱之也

幾 動之微處思慮方萌之際能察之使主於善則不至於惡幾

誠之於思 退溪曰思念頭也

志士 退溪曰賢人以下之稱愚按志士有志之士

守之於爲 志士不能誠之於微而至於行事能守之而使不流於惡矣

裕 孟子綽綽有餘裕○按葉註順理則裕從欲惟危屬

志士造次克念戰兢自持屬哲人甚不然伊川本意蓋曰哲人志士之動順理則裕從欲惟危哲人志士皆當造次克念戰兢自持也葉註牽合甚矣

習與性成　栗谷曰習與性成本出商書伊尹之意蓋曰太甲不義之習久而慣熟若出於天性天性如文王天性聰明此是氣質之性也若做本然之性則不義二字襯貼不得上下文義各成胡越矣

晉其角　角剛而居上之物上九以剛居卦之上故取而爲象

莧陸夬夬　傳五爲決陰之主而反比之其咎大矣故必夬其決如莧陸然則於其中行之德爲無咎也中行中道也莧陸今所謂馬齒莧是曝之難乾感陰氣之多者也而脆易折五若如莧陸雖感於陰而決斷之易則於中行無過咎矣不然則失其中正也感陰多之物莧陸爲易斷故取爲象

(目畏尖物) 語類尖物元不曾刺人他眼病只管見尖物來刺人耳伊川又一處說此稍詳有人眼病常見獅子伊川教他見獅子則捉來其人一面去捉捉來捉去捉不着遂不見獅子○又曰那箇本不能害人心下要恁地懼習教不如此妄怕問習在危階上行底亦此意否曰那箇却分明是危只教習教不怕着問習得不怕少間到危疑之際心亦不動否曰是如此

(廢天職) 適可而止無貪心如衣服飲食過於常度皆是廢天職○語類這是天教我飢便食渴便飲只得順他窮口腹之欲便不是天何曾教我窮口腹之欲

(自私之理) 此理字如理勢之理非實理也

(開目便錯) 出處當考

(按伏) 按抑遏之意伏降伏也

(罪過) 指矜字而言

(點頭) 退溪曰動頭示許可之意

動心忍性 疏動仁義之心堅忍氣質之性 **陪奉他** 問可怒在彼我又與焉是着一分陪奉怒心陪奉循陪隨奉持之意否退溪答曰此說亦得但奉持之持當改事蓋奉事於上所謂後於物之意 **湛一止之欲** 語類湛一是未感之時湛然純一此是氣之本攻取如目之欲色耳之欲聲便是氣之欲曰攻取是攻取那物否曰是○退溪曰攻如攻伐之攻其所以攻伐之者欲取其物以入於己也 **屬饜** 出左傳纔屬於饜足而止也 **常使心在於此** 所謂此者非謂琴瑟簡編也使心在於腔子裡也○退溪云此字指道 **人人失其所好** 出表記○子曰仁之難成久矣人人失其所好云云陳澔註曰仁之難成私欲間之也私意行則所好非所當好故曰失其所

好也

〔人須一事事〕

問一事事作逐事看否退溪答曰未甚曉得恐只如來說

近思錄釋疑卷之五

近思錄釋疑卷六

論齊家

〔註〕王季之友　詩皇矣篇維此王季因心則友則友其兄則篤其慶

〔凡〕取止失節也　問如今取娼妓者亦如程子配身之說乎答曰昔周恭叔嘗於宴席有所矚目伊川先生曰以父母之遺體以配賤娼可乎翕戢不若也又曰凡取以配身然則雖賤娼亦在配身之中也

〔比〕之不慈不孝　曲禮不勝喪乃比於不慈不孝註朱子曰下不足以傳後故比於不慈上不足以奉先故比於不孝愚按程子之言病臥於牀非父母與子也乃身病臥於牀也吾之身

即父母之遺體疾病乃死生所係而委之於庸醫之
手用藥或差致誤其身則比之不慈不孝事親者尤
不可不知醫術也小學諸註皆
非二程粹言病字上有身字
(足備他虞)指殺人
之子
(但有所費)止(致誤其子)問但有所費屬上句否買乳婢
而不能兩全則徒有所費而無
買之之實耶退溪答曰但有不可作徒有音盡此句
不屬上句亦不屬下句上文既言用二子乳食三子
之爲善遂言但如此買二乳則實有所費然若只買
一乳不幸而致誤彼子豈不爲大害云耳其子指彼
人之(嫁寡女)問取甥女歸嫁與前孤孀不可再嫁相
子也　反朱子曰大綱恁地但人亦有不能盡
者(從叔幼姑)從叔程太中之從弟幼姑太中之妹也
自夫人言之也若以程子言之非是

近思錄釋疑卷六

近思錄釋疑卷七

論出處

亦容 容或也 有爲之兆者 孟子註兆卜之兆謂事之端也 已曰 已猶終也 拯救也 虞度所信 信疑交際之信指吾所信之人也 多見 多與祗同 穿窬 論語註穿辟窬墻 義安處便爲利 語類萬物各得其分便是利君得其爲君臣得其爲臣父得其爲父子得其爲子何利如之此利字即易所謂利者義之和截然不可犯似不和分別後萬物各得其所便是和不和生於不義義則和而無不利矣 曆子 如今考前任解由給祿之券 范純甫

祖禹字也純一作淳甫一作夫〔恩例〕追贈父祖之類〔動不動又是乞也〕問士大夫慣却乞字以陳乞爲義之當然動與不動皆是乞也動是陳乞之舉手動心之義乎退溪答曰語錄凡言動不動只是動動輒之意耳動心之義非是又不動二字不須實看〔責天理〕人不讀書不習舉業只望天而徼幸求之也〔似述〕似韻會嗣也〔諧聲〕平上去入也〔八病〕作詩者所忌有八見詩人玉屑〔齷齟〕急促局狹貌齟恐作齪

近思錄釋疑卷七

近思錄釋疑卷八

論治道

〔暴其小仁〕暴顯示也〔叅治〕猶言盛治也

〔註繁縟〕縟采色也又細也

〔不書二者〕謂不書於春秋也

〔註孟仲子〕孟子註云孟子之從弟學於孟子者也愚按此葉註所謂孟仲子恐非孟子之從弟也其時仲子必無註說也〔媒宮〕媒宮后妃廟史記簡狄祭于高媒吞郊生契後世因謂后

妃廟爲媒宮

紀綱文章　朱子曰文章者便是文飾那謹權審量讀法平價之類葉註以爲文法章程也恐葉說爲是

註歲時祭祀　歲時及祭祀時聚民以讀法教之耳

展其成　禮記展墓註凡物展之則可省而視故省謂之展

奠其實　奠韻會置定也禮記註定器於地爲奠

本朝大綱正　宋得國不義何以曰大綱正

註世業　受田百畝以十之二爲世業八爲口分口分者田人八十畝

省府　即門下中

書尚書三省也

制數只是法制度數而已

大都猶言大槩也

近思錄釋疑卷八

近思錄釋疑卷九

論治法

風俗 君上所化謂之風民下所習謂之俗 賢才 賢有德者才有能者 延聘 謂朝廷延之以禮 敦遣 謂鄉官送之以厚 京師 京大也師衆也 物理 事物之理也 誘掖激厲 以言教引曰誘以手扶持曰掖激謂激作厲謂勉厲 漸摩 漸如水之浸物摩如石之攻玉 成就 謂成就其材器也 選士之法 似指擇士入學以下之士而言也

註韋民 韋如大學韋位之韋民乃無事閑遊而食者 五官 曲禮天子之五官曰司徒

司事司空司士司寇

〔六府〕曲禮天子之六府曰司土司木司水司草司器司貨

〔聖王之法可改〕生民之理有窮則以聖王之法可改其獘

〔徒知泥古〕徒知滯泥於古法而不變今時之所宜

〔三學〕退溪曰國子監大學四門也

〔月使之爭〕謂月有試以較其高下是使之爭也

〔鐫解額〕解額秋圍鄉試之額也鐫減解額均於外郡使士人各安鄉土絕奔競也

〔三舍升補〕退溪曰三舍外舍內舍上舍升補謂初入外舍自外舍升內舍自內舍升上舍

〔豺獺〕豺祭獸獺祭魚

〔一年有一年功夫〕問明譜系立宗子法當行之以漸否退溪答曰此非獨謂收譜系立宗子一事謂凡爲天下國家之道當如此如云期月三年五年七年之類○愚

按低一字書此類非一蓋與上文一意故也工夫如譜系宗子法等事也言歲必有所爲也退溪期月云云恐未然〔六禮〕冠昏喪祭鄉飲酒士相見禮〔不用浮屠〕浮屠通作浮圖釋典云僧曰浮圖塔亦曰浮圖魏志云浮圖正號曰佛陀與浮圖聲相近○或問治喪不用浮屠親在而親意欲用之不知當如何朱子曰且以委曲開釋爲先不可回則又不可咈親意也

〔註詿誘〕小學註詿欺也誘引也〔飯僧設道場〕程子曰天竺之人重僧必飯之作樂於前〔滅彌天〕小學註滅消也〔波吒〕栗谷云波波吒吒忍寒聲〔饕〕[illegible]膏欲搔〔剃〕

剪髮

(諸侯奪宗)廢子爲諸侯則奪其嫡之大宗如漢之蕭何曹參雖支子爲諸侯則奪宗主祖廟也通典云按漢梅福云諸侯奪宗此謂父爲士廢子封爲諸侯則廢子奪宗嫡主祭祀也在諸侯尙有奪義況天子乎所言聖廢者謂如武王廢子有聖德代伯邑考之宗嫡也

(詳賜之土命之胙)建國時賜其方之土建置社稷曰胙之土胙報也

(興造禮樂)興作及禮樂之事也

(律是八分書)問八分變以篆而古法猶存律書在後而古意猶近故許之曰是他見得否退溪答曰八分非謂八分書法盖謂政教有十分道理而刑律所言占其八分耳○鄧綱問謂八分者豈王氏謂其深刻猶未及於十分也朱子曰律所以明法禁非亦有

助於教化但於根本上必有欠闕耳八分是其所長
處二分乃其所闕此言是他見得者盖許之之詞非
譏之也○語類問介甫言律一條何意也曰伯恭以
凡事皆具惟律不說偶有此條遂謾載之○又曰律
是八分書是
欠些教化處

井田卒歸於封建乃定

語類問橫渠復
井田說如何曰
講學時且恁講若欲行之須有機會經大亂之後天
下無人田盡歸官方可給生民如唐口分世業是從
魏晋積亂之極至元魏及北齊後周乘此機方做得
問東坡限田之說曰都是胡說作事初如雷霆霹靂
五年後猶放緩了況限田之法雖舉於今明年便淡
似今年後年又淡似明年一年淡一年便寢矣若欲
行之須是行井田若不能行則且如今之俗必欲舉
限田之法此之謂戲論且設法猶行不得往年貴賤

通差縣吏呈單字首曰第一都保正蔣芾因此不便竟罷且如今有一大寄居作保正縣道如何敢去追他家人況於田如何限得◐又曰横渠若制井田畢竟繁使伊川為之必簡易通暢

近思錄釋疑卷九

近思錄釋疑卷十

論政事

得丘民朱子曰五家爲比五比爲閭四閭爲族五族爲黨五黨爲州五州爲鄉五家爲鄰五鄰爲里四里爲酇五酇爲鄙五鄙爲縣五縣爲遂此鄉遂制田里之法也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五師爲軍此鄉遂出兵之法也故曰凡起徒役無過一家一人旣一家出一人則兵數宜甚多然只是擁衛王室如今禁衛相似不令征行也都鄙之法則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然後出長轂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以五百一十二家而共只出七十五人則可謂甚少然有

征行則發此都鄙之兵悉調者不用用者不悉調此二法所以不同而貢助之法亦異大率鄉遂以十爲數是長連排去井田以九爲數是一箇方底物事自是不同而永嘉必欲合之如何合得○孟子註夏時一夫受田五十畝而每夫計其五畝之入以爲貢商人始爲井田之制以六百三十畝之地畫爲九區區七十畝中爲公田其外八家各授一區但借其力以助耕公田而不復稅其私田周時一夫受田百畝鄉遂用貢法十夫有溝都鄙用助法八家同井耕則通力而作收則計畝而分故謂之徹貢法固以十分之一爲常數惟助法乃是九一而商制不可考周制則公田百畝中以二十畝爲廬舍一夫所耕公田實計十畝通私田百畝爲十一分而取其一盖又輕於十一矣切料商制亦當似此而以十四畝爲廬舍一夫

實耕公田七畝是亦不過十一也〔必有所濟〕濟有益也〔世儒有論〕王安石之所論也〔公用亨〕亨程傳則亨通之義本意則音饗〔遯九三註〕御下之道與程說不同

〔邪僻由徑〕以邪僻之心捷徑而行也〔天祺〕名戩橫渠先生之弟〔司竹〕天祺為司竹監

〔振民育德〕盡以振濟於民養育其德也在已則養德於天下則濟民君子之所事無大於此二者

〔註修已治人〕恐當曰治人修已

〔感慨殺身易〕語類問從容就義難如何是從容曰從容謂徐徐但義理不精則思之再三或

汩於利害却悔了此所以為難曰管仲如何曰管仲自是不死不問子糾正不正

（鄧艾下蜀）

有功便動　鄧艾下蜀有功便驕以致鍾會之變

（係磨勘）　計仕遷官如今仕滿遷官之類

（諡少師）　名羽伊川之高祖考也知貢舉典選得人才

（明道薦才）　明道薦表叔張横渠及弟伊川

（伊川不答温公給事中事）　語類問伊川不答温公給事中事如何曰自是不容預如兩人有公事在官為守令者來問自不當答問者已是失曰此莫是避嫌否曰不然本源已不是與避嫌異

（客將）　大官會集處則以下官定接賓客之官謂之客將

（大資）　持國時為資政殿大

學士故言大資維韓億之子**今日供職**止**不曾簽**問猶言第一件有不得供職之事簽猶署押之意否退溪曰然○今日或曰今時也國子監申轉運使非今時第一件之事也愚意今日云者往仕國子監之日也第一件云者吏呈文案第一條件之事也**須看**止**住不得**問須看聖人欲正名之處見得名不正時禮樂不興此必至之勢自住不得是言臺省倒申外司事體顛倒否道字作語助否退溪曰大槩皆得之道猶言也**使人常在其前**退溪答栗谷曰常在其前猶言嘗於其前

近思錄釋疑卷十

近思錄釋疑卷十一

論教人

幹固 幹謂爲其事之骨子也固堅固也 大學之法 大當作小語出禮記

註九章 筭數之書 羽籥 羽析白羽爲之形如帗籥令同箇也文舞也 綴兆舒疾之文 綴音拙舞者行位相連綴也兆位外之營兆也舒猶徐也疾猶速也

撙節 撙裁抑也又曲禮註撙趨也趨就乎節約也

近思錄釋疑卷十一

近思錄釋疑卷十二

論戒謹

迷復 傳曰以陰柔居復之終 却不知道止不好了 道語辭不知釋於不好了之下盖謂人不知經營於外物時其身心已自不好也

天機 天理自然發動之妙處也

却是 是莊子他說多不是而此說則是故下却字

機事 事之多巧變關利害須用智計以應者也

機心 見莊子

近思錄釋疑卷十三

近思錄釋疑卷十三

辨異端

疑於仁疑於義　仁義二字當換葉氏因誤釋之矣當從孟子闢楊墨註

註師之過其流必至於墨氏　子夏之學傳田子方流爲莊周則煞矣子張之學流爲墨氏則未知所據

因緣天地　六根之微悉本天地因緣而生

佛　佛書釋迦如來小名悉達多字天中天伽毗羅淨飯王子本姓甘蔗氏其先曰輪王聽次妃之譖擯四太子城於雪山而居之爲強國輪王後悔遣使召

之四子辭過不來輪王三歎我子釋迦爲氏如來諸菩薩宗師之稱毋摩耶周昭王十四年甲寅四月八日從右脇生周行七步目顧四方作獅子吼云天上天下唯我獨尊乾坤震動日有重輪年漸長王抱謁於大自在天廟廟中諸神像悉皆起禮王驚歎曰我子於天神中最尊乃以天中天字之年十七聘妃耶輸陀羅殊無俗意久而不接出遊城東見老人歎曰我雖富貴豈能免此出南門見癃疾之人還宮愁惱出西門見死屍彌加憂感白王願出家王不悅復言王能與我四願不老不病不死不別卽不出家王曰世誰得之時相師奏大子若不出家七日之後當得輪王位七寶自至相師之意蓋言當得輪王位承其緒業也王聞相師之言敕羣臣備城門諭如來生一子卽聽出家如來以手指耶輸陀羅之腹便覺有娠

而生子羅侯是時如來年十九出自城門剃其鬚髮
詣阿羅迦蘭二仙人所詰其斷生老病死之法仙人
答言雖於種種想入非想非非想斯處名爲究竟脫
解是諸學者之彼岸也如來問曰若言無我不言非
想非非想若言有我我爲有知我爲無知我若無知
卽同木石我若有知卽有攀緣卽有染着卽非解脫
非到彼岸也於是調伏二仙人雪山苦行二六載日
食一米至七日食一麻米瘦若枯木心自念言我若
羸身取道彼諸外道當以是爲涅槃因我當受食成
道林外牧女取乳糜供養身體光潤魔宮波旬令四
女詣如來萬端妖媚不動于時波旬將魔衆來言若
不起去擲汝海中如來曰汝先動我淨瓶然後擲我
海中諸魔衆盡力不能令瓶小動乃至飄石舞劒皆
停於空中羣魔力盡無復能爲如來是時年三十臘

月入夜明星現霍然大悟成等正覺普觀三界無有一樂云是諸衆生以何因緣而有老死即知老死以生爲本若離於生即無老死從因緣生因於欲有色有無色有業生又觀三有業善業惡業不動業從四取欲取戒取見取身語取生取從愛生愛從受領納好惡生受從觸感觸生觸從六入耳目口鼻身意生六入從名名物色形色生名色從識了別生識從行心發生行從無明暗昧生夫人之長眠三界無有智眼者是謂無明若滅無明則行滅行滅則識滅識滅則名色滅名色滅則六入滅六入滅則觸滅觸滅則受滅受滅則愛滅愛滅則取滅取滅則有滅有滅則生滅生滅則老死憂悲苦惱滅如是逆順觀十二因緣俱足三十七助道品觀身不淨觀受是苦觀心無常觀法無我爲四念處已生惡令斷未生惡不生未

生善令生已生善令增是為四正勤欲如意進如意
念如意慧如意是為四如意信根念根進根定根慧
根為五根增益五根為五力曰擇法曰精進曰善曰
輕安曰定曰捨曰念為七覺正見道正語道正思道
正業道正命道正進道正念道正定道為八正道合
為三十七助道品十八不共法身無失口無失無異
想無不定心無不知已捨欲無滅精進無滅慧無滅
解脫無滅解脫知見無滅身業隨知慧行口業隨智
慧行意業隨智慧行知過去世無碍知未來世無碍
知見在世無碍是為十八不共法四無所畏十神通
力如來思惟我所得法甚深難解一切衆生爲於貪
欲嗔恚愚癡邪見之所覆障無有智慧云何能解我
今若轉法輪彼必迷惑不能信受而生誹謗我寧默
然入于涅槃時大梵天王在側三請說法爾時世尊

乃受其請卽詣波羅奈國鹿野苑中初轉四諦諦者惱貪真諦集諦輪回諦息滅諸業諦我空真如是謂四諦諦諦審視也十二行法輪輪示四諦觀修轉四諦作證轉四諦通爲十二行法輪自是而爲三百餘會其所談者曰華嚴曰阿含曰方等曰般若曰楞嚴曰法華曰圓覺曰楞伽曰涅槃等八萬真詮無盡法藏也住世七十九載至婆羅雙樹入大涅槃殯殮旣畢迦葉後至金棺自舉火化而焚舍利如雨八斛四斗此如來應世垂化之終始也一切衆生俱有如來智慧德相但以妄想執着陷於見見識識之中業海波騰三途長沸輪回不息沉沒死生我世尊放光諸佛國土召集大菩薩演說大方廣本法也佛覺也華嚴經開道迷倫當是時文殊普賢太山王機則見而知之譬如日出光照高峯二乘在座如聾之不能聽啞

之不能言故以種種神道種種智慧種種感光種種方便種種言辭種種法門說權說實說頓說漸或直示之或巧辨之或單示之或複示之敎雖多術究其樞要則曰幻塵滅故幻根滅幻根滅故幻心亦滅色聲香味觸法爲六塵耳目口鼻身意爲六根於是爲二乘而設戒其戒有五一曰不殺生二曰不偷盜三曰不奸淫四曰不妄言五曰不飮酒食肉使中下二品之人有所持循而漸至於定慧也能定而慧則是乃幻心滅也無明滅也及其成功則一也大抵業有善惡通淨妙不動爲三業淨妙不動之業成佛而免於輪回善業之鬼還爲人生而地水火風爲四大地大三百六十骰骨皮毛筋肉五臟也水火風三大交於其中而神發其知善惡又分此謂業海騰波三途長沸者也惡業之鬼爲餓鬼畜生入於泥犁地獄故

其法曰察之則有鬼神鞫之則有冥府數之則有善惡二簿質之則有秤鏡二證罰之則以鬼餓鬼畜六畜刑之則有泥犂云此其爲下乘說法者也周昭王二十四年有光明自天竺照於中國太史蘇少游奏一千年後合有教法流傳此土昭王遣臣於洛陽城南郊壇之下碑記瘞之穆王即位三十年間世尊說法之時數有光明來照穆王恐其來侵勑呂侯點檢兵馬於塗山以備西域共王三年壬申天地震動白虹十五道貫日太史扈逸奏西域聖人滅度云漢明帝夢見丈六金身項佩圓光會題卍字頭如螺髻額帶毫光口稱吾是釋迦牟尼佛生在天竺滅度已經千載吾有大教合傳此土問於羣臣舍人傅毅嘗讀周紀以昭王時蘇少游所奏者對帝以王遵秦景蔡愔等遣於西域以求其教行到月支逢二僧受金剛

般若妙法蓮經維摩經以白馬馱來一僧隨之導等
至洛陽獻經于帝帝大悅賜導等金各千兩令二僧
在鴻臚館勑譯經白馬病死瘞於城西額曰白馬寺
即永平十四年也南嶽道士褚信善等上言皇帝尊
其儒術與我道門如何棄我道宗遠求胡教帝勑白
馬寺前立三壇道經老莊置東壇儒書置中壇導等
所獻三部佛經置西壇道士等各呈妖術呼吸風雲
驅使鬼神二僧進步而前曰此是幻術請以別術驗
其真僞天下無情者火也但以三敎經書集于一處
下火焚燒以知真僞可也乃取道佛二敎會于中壇
放火燒之須臾道儒二敎盡爲灰燼三部佛經宛然
俱在於是道士等削髮爲僧自後西僧之入中國者
無不以譯經爲事至元魏鳩摩什大成焉○秦王興
以鳩摩羅什爲國師奉之如神師羣臣及沙門聽講

又命羅什飜譯西域經論大營塔寺沙門坐禪者常以千數由是州郡化之事佛者十室而九○二十八代達磨大士受般若多羅遺囑東來見梁武問曰朕造佛塔寺布施供養度僧無數有何功德達磨曰並無功德曰如何是真功德答曰淨智妙圓體自空寂武帝不契遂去面壁九年只說人心至善不用辛苦修行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為禪學初祖葬後三年携隻履還歸自此衣鉢相傳○綱目註曰達磨南天竺國人得般若多羅傳正法眼藏曰當往震旦設大法樂遂泛重溟達于南海梁武帝詔至金陵親問曰朕即位以來造寺寫經度僧不可勝數有何功德師曰並無功德帝曰何以並無功德師曰此人天小果有漏之因雖有非實帝曰如何是真功德師曰淨智妙圓體自空寂如是功德不以世求後潛回

江北止于嵩山少林寺面壁九年端坐而逝二祖慧可三祖僧粲皆隋文帝時人也四祖道信五祖弘忍皆唐高宗時人也六祖慧能唐中宗時人也○禪靜也寂也傳燈錄曰禪有五有凡夫禪有外道禪有小乘禪有大乘禪有最上乘禪○朱子曰釋氏怳惚之間略見得心性影子都不見裏面許多道理政使有存養之功亦只存養得他所見影子終不分明他劈初頭便錯了如天命之謂性他把這箇都做空虛說了吾儒見得都是實盡心知性存養吾儒與釋氏相似而不同吾儒盡心只是盡父子君臣之道須見有是理也如釋氏所謂則心性皆歸於空虛其所存養却是閉眉合眼全不理會這道理戒慎不覩恐懼不聞是要切工夫佛氏說得甚相似然而不同釋氏要空此心道家要守此氣皆是安排子思之時異端遂

起所以發出此事戒慎恐懼自然常存不用安排問
釋氏似能謹獨曰不同佛氏只是占便宜討安靜處
去老氏只是占姦他要自身平穩又曰釋氏不愛其
身以濟衆生之說雖近於墨氏然此說最淺近後達
磨見梁武梁武不曉其說遂去面壁九年只說人心
至善不用辛苦修行有人取老莊之說附益之其說
逾精妙佛氏固是不見大底道理只就他本法中大
段細密禪學熾則佛氏之說大壞今禪說一向麄暴
○朱子曰石林過庭錄載上蔡說伊川参其僧後有
得偷其說來做已使是爲洛學某嘗疑如石林之說
固不足信却不知上蔡也恁地說但當初佛學只是
說無存養底工夫至唐六祖始教人存養工夫當初
學者亦只是說不曾就身上做工夫至伊川方教人
就身上做工夫所以謂伊川偷佛說爲已使○栗谷

曰按佛氏之說有精有粗粗者不過以輪回報應之說廣張罪福誘脅愚迷使之奔走供奉而已其精者則極論心性而認理爲心以心爲萬法之本認心爲性以性爲見聞作用以寂滅爲宗以天地萬物爲幻妄以出世爲道以秉彛人倫爲桎梏其用功之要則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頓悟之後方加漸修若上根之人則或有頓悟頓修者達磨於梁武帝時入中國始傳其道所謂禪學者是也至唐而大盛其徒遍天下揚眉瞬目棒喝大笑以相印證大槩以無意得道不論善惡若以意思而得則皆以爲妄見必也任情直行不用意思然後乃以爲真見其未及乎此者則必以一二句無意味話頭若狗子無佛性庭前栢樹子之類作無限妙理看遂生大疑專心窮究積功不已靜定之極略見心性影子於髣髴想象之

際則遂擬之以豁然大悟猖狂自恣謂之了事宋初
其徒猶熾自程朱廓清之後其勢始衰于今所謂禪
學者殆至於絕矣又有陸象山與朱子並世而生揮
斥致知之功以為支繁失真專用功於本心此於涵
養不為無助但學者知行必須並進若不知道理不
辨是非則所謂存心者亦將何據若只靜坐而萬理
自明則孔子何必曰博學於文子思何必曰道問學
乎此不幾於禪學詖淫邪遁之說乎象山既沒其學
不絕至今與朱子正學並立而相抗一種厭勤勞樂
簡便之徒相與作為幽深恍惚之說以附之嗚呼其
亦斯道之不幸歟禪學雖足以惑人其言非儒其行
滅倫世間稍知有秉彝者固已疑阻又經程朱之闢
宜乎其跡若掃矣陸學則不然言必稱孔孟行必本
孝弟而其用心精微處乃是禪學也闢之之難豈不

十倍於佛氏乎佛氏之害如外寇之侵突陸氏之害如奸臣之誤國此不可不知故並著焉

〔註〕實相 猶實形也

言有無諸子之陋也 朱子曰無者無物却有此理有此理則有矣老氏乃云物生於有有生於無和理也無便錯了

〔註〕土苴 韻會和糞草也一曰糟魄又苴滓也莊子土苴以治天下

有識之死 指人之死也 浮圖 猶言覺者 指遊魂爲變 繫辭曰精氣爲物游魂爲變註曰陰精陽氣聚而成物神之伸也魂游魄降散而爲變鬼之歸也〇繫辭之說雖如此惑者之

意人之死也或魂氣聚而不散托物爲變怪也與繫辭小異也

天德 誠正脩

間氣 間世之氣

近思錄釋疑卷十三

近思錄釋疑卷十四

論聖賢相傳之統

（註）文王不識不知順帝之則 見詩皇矣

仲尼元氣顏子春生孟子秋殺 語類問顏子春生孟子並秋殺盡見曰仲尼無所不包顏子方露出春生之意如無伐善無施勞是也使此更不露便是孔子孟子便如秋殺都發出來露其才如所謂英氣是發用處都見也又曰明道下二句便是解三句獨時焉而已難曉○問孟子則露其才蓋以時然而已直卿云或曰非常如此蓋時出之耳或曰戰國之習俗如此或曰世衰道微孟

子不得已焉耳三者孰是曰恐只是習俗之說較穩
大抵自堯舜以來至於本朝一代各自是一樣氣象
不同〇又曰天不生仲尼萬古長如夜唐子西嘗於
一郵亭梁間見此語季通云天先生伏羲堯舜文王
後不生孔子亦不得後又不生孟子亦不得後又不
生二程亦不得問孔子當孟子時如何曰孔子自有
作用然亦須稍加峻厲又問孔子若見用顏子還亦
出否曰孔子若用顏子亦須出來做他久一等人如
孔子做宰相顏子便做參政〇又曰龜山謂孔子如
知州孟子如通判權州也是如通判權州畢竟是別
人事須着些力去做始得〇問顏子合下完具只是
小要漸漸恢廓孟子合下大只是未粹要索學以充
之此莫是才具有異曰然孟子覺有動蕩底意思〇
或問顏子比湯如何曰顏子只據見在事業未必及

湯使其成就則湯又不得比顏子前輩說禹與顏子雖是同道禹比顏子又粗些顏子比孟子則孟子當粗看磨稜合縫猶有未盡處若看諸葛亮只看他大體正當細看不得○問先生云顏子優於湯武如何見得曰公且自做工夫這般處說不得據自看覺得顏子渾渾無痕迹○又曰聖人之德自是無不備其次則自是易得不備如顏子已是煞周全了只比之聖人更有些未完如仲弓則偏於淳篤而少顏子剛明之意若其他弟子未見得只如曾子則大抵偏於剛毅這終是有立脚處所以其他諸子皆無傳惟曾子獨得其傳到子思恁地剛毅孟子恁地剛毅惟是這剛毅等人方始立得定子思別無可考只孟子所稱如摽使者出諸大門之外北面再拜稽首而不受如云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之類這是甚麼樣剛

毅（愷悌）愷悌詩註樂易也（雄辨）辨作辯嘗（林希）宋哲宗朝人章惇之黨後托於曾布

（謂揚雄止便須要做是）退溪曰是則是非之是謂後人見揚雄著書便須要以雄爲是做非揚雄做謂後人以雄爲是耳

（註流而不息合同而化）樂記本註曰絪縕化醇而不容以獨異此造化示人以自然之樂情也又曰周流同化者氣之行天地自然之和也而聖人法之則樂興焉

（周茂叔窓前草不除本註子厚觀驢鳴亦謂如此）退溪曰非謂與庭草一般亦只謂與自家意思一般彼物自然函生自然能鳴以通意便是與自家一般處○

語類問與自家意思一般此是取其生生自得之意耶抑於生物中欲觀天理流行耶曰須是自家到那地位方看得要須見得那草與自家意思一般處他也只是偶然見與自家意思相契問橫渠驢鳴是天機自動意思曰固是但也是偶然見如此謂草與自家意思一般木葉便不與自家意思一般乎驢鳴與自家呼喚一般馬鳴便不與自家一般乎問程子觀天地生物氣象也是如此曰他也只是偶然見如此便說出來示人而今不成只管去守看生物氣象○問觀雞雛可以觀仁此則須有意謂是生意初發見處曰只是爲他皮殼尚薄可觀大雞非不可以觀仁但爲他皮殼麄了○或問太極圖西銘曰自孟子已後方見有此兩篇文章○問太極圖自一而二自二而五即推至於萬物易則自一而二自二而四自四

而八自八而十六自十六而三十二自三十二而六十四然後萬物之理備西銘則止言陰陽洪範則止言五行或略或詳皆不同何也曰理一也人所見有詳略耳然道理亦未始不相值也○又曰令人多疑濂溪出於希夷又云爲禪學其諸子皆學佛可學云濂溪書具存如太極圖希夷如何有此説或是本學老佛而自變了亦未可知曰嘗讀張忠定公語錄公問李畋云汝還知公事有陰陽否云云此説全與濂溪同忠定見希夷蓋亦有些來歷但當時諸公知濂溪者未嘗言其有道可學曰此無足怪程太中獨知之曰然又問明道之學後來固別但其本自濂溪發之只是此理推廣之耳但不如後來程門授業之多曰當時既未有人知無人往復只得如此○又曰周子看得這理熟縱横妙用只是這數箇字都括盡了

周子從理處看邵子從數處看都只是這理砥曰畢竟理較精粹曰從理上看則用處大數自是細碎○

明道伊川 語類明道比顏子如何曰不要如此問且看他做工夫處○又曰汪端明嘗言二程之學非全資於周先生蓋通書人多忽略不曾考究今觀通書皆是發明太極書雖不多而統紀已盡二程蓋得其傳但二程之業廣耳○又曰濂溪靜一明道敬○又曰明道語宏大伊川語親切○又曰明道曾看釋老書伊川則莊列亦不曾看先生云後來須着看不看無緣知他道理○又曰明道可比顏子孟子才高恐伊川未到孟子處然伊川收束檢制處孟子却不能到

一團 退溪曰一團猶一段但一段分爲各段而言一團以合爲一團而言

雖小官有所不屑 如抱關擊柝之小官猶可爲之

吾義所安則不屑就也○不屑猶不潔也○張子語類熊氏曰亦不屑於就以自卑惟義之適而已

子厚聞皇子生喜甚見餓莩食便不美昔正淳嘗云與人同休戚陸子壽曰此主張題目耳先生問必大曾致思否對曰皆是均氣同體惟在我者至公無私故能無間斷而與之同休戚也曰固是如此然亦只說得一截如此說時真是主張題目實不曾識得今士木何嘗有私然與他物不相管人則元有此心故至公無私便都攝之無間斷也○又曰橫渠嚴密孟子宏闊孟子是箇有規矩康節○又曰明道之學從容涵泳之味洽橫渠之學苦心力索之功深○康定仁宗年號

又曰橫渠之於程子猶伯夷伊尹之於孔子

嘉祐仁宗年號崇文綱目橫渠爲崇文院校書

近思錄釋疑卷十四終

別集溪涉 四